

T. 3193/0.81

6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7 1938

此江志卷第一

藝文

元

崇仁縣孔子廟碑

吳

夫學校之設三代至于今數千年矣所以明人倫

所以育人材而裨正教其關繫豈小哉而學之

漢以來未有一定之制亦未有通祀之典序關

為先聖廟而寢是南面而設春秋祀焉由是廟

凡有廟者必有廟示其尊也撫之崇仁江

道之末近廣濟橋在香峯山水之秀

大兩溪發負民間自地土為政

西江志卷第一百五十

藝文碑二

元

崇仁縣孔子廟碑

吳澄

夫學校之設三代至于今數千年矣所以明人倫而善風俗所以育人材而裨正教其關係豈小哉而學之尊先聖也自漢以來未有一定之制亦未有通祀之典唐開元間定孔子為先聖廟而衮冕南面每歲春秋祀焉由是廟學之禮益備凡有學者必有廟示其尊也撫之崇仁江右壯邑縣學據一邑之中近橫清漣遠轟蒼翠山水之秀鮮儷前五十年遭兵火而毀後買民間舊屋起立為殿為堂苟簡取具而已泰定三年冬真定史侯景讓來作尹視孔廟敝陋將謀更造邑丞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祝彬相與協贊四年春召匠以計未幾丞去尹獨尸其事既得良材乃於九月壬子興役十二月己亥豎楹悉撤其舊易以新構用竹木瓦甃暨石若干斧之工千三百鋸之工百五十度以工師之度其崇三尋有二尺其廣五尋其深三尋有六尺五年三月告成巍巍赫赫大稱聖朝崇儒重道憲官勉厲之意侯誠有見于風俗之機政教之本也與其崇仁學產之入歲用且或不給而克臻是者侯之用心公而用人當也邑人陳祥慨慷有幹畧前時倡議修縣治之譙樓輿論偉之及是知邑宰之用心于廟學也率先乎衆而出金濟急代任其勞而市材敦匠又與教官榮應瑞勸在學職員各捐已俸在邑在鄉好義之家咸樂致助蓋率衆而肯先之則有義者孰不願輸其財代勞而肯任之則有職者孰不競効其力此

費之所以辦事之所以集也雖然侯之所以新孔廟豈徒然乎將以聳動觀瞻振起偷惰居游於學之士於是警發而厚於倫可以端羣下之表儀而優于才可以待公上之選舉焉耳況崇仁近世之先達德行則有若尚書何公事業則有若僉書羅公博洽則有若侍郎李公奧學則有四吳清節則三謝皆後來之所當晞慕者進而有聞乎孔道則又有光於前夫如是庶幾不負邑宰作興期望之心邑之士其可不勉哉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照磨李侯平反疑獄之碑

李侯名楫字濟川鄱陽人自袁州路經歷遷新淦州判官大德壬寅至官丁未得代明敏公勤精于吏事佐州六年令行政舉聲譽著聞當路每委用焉朝廷命使者巡行天下章別淑慝臨江官吏俱受譴責至新淦侯迎謁應對得宜使者嘉

之分譴詣安福永新出吏贓鈔以貫記凡三千二百有五十  
六年之間平反鄰州隣縣疑獄者四其一新喻民求姦弗獲  
殺死婦人七歲女在旁并殺之以滅口時暮夜無証左囚不  
肯伏輒番易牽連無辜七十餘人三年不決侯設法鞠問精  
辦器仗衣服詰囚囚駭然無辭遂伏辜釋所累累歡聲如雷  
其二奉新庖人治庖于豪民之家不返其兄偵伺不得蹤跡  
與穀千斗囑其兄俾勿訟其兄受券聞於官豪民結連數人  
指言其兄已得其弟溺死之屍于某水中焚之以歸吏受賕  
曲是其說鍛鍊其兄以為誣告校寘獄將議罪侯視豪民自  
書與穀之券曰豈有無歉于中而私賄人者究問乃庖人通  
豪民家之婢豪民之子見而殺之投其屍于水遂脫庖人兄  
之所荷校以校豪民之子先繫三十有八人悉免一邑稱快

其三靖安有獄謂甲姦乙妻勒死乙或謂乙與丙交爭乙折  
丙齒懼罪而自經于丙之門檢官以死者項後痕不交匝遂  
定為勒死侯取他文卷參考有自經死而痕不交匝者又以  
洗冤錄所載自縊者屍下地三尺有炭依其法驗之于所縊  
柘樹下掘地二尺五寸果有炭塊數十遂定為縊死其四奉  
新甲告乙盜葬山地官吏職役人黨甲不待乙至掘其父棺  
乙與甲鬪至丙之門而甲之僕丁鬪毆死官謂乙盜葬侯謂  
山地縱或侵越謂盜葬則非也官吏職役擅發乙父之棺以  
致交鬪而遂毆死亦偶中傷而非故殺前二事失出後二事  
失入累年掩昧至侯始得明允非真見定力不能也侯母夫  
人年近八十侯出問事歸所有平反夫人輒喜年與夫人相  
若者侯容之升堂把酒為壽善畫者作家慶圖賦詩夸揚以

西漢書卷一百五十一 藝文  
三  
娛其親侯於橋梁道路加意修治州郭外有嶽祠傾圮侯曰  
嶽于祀典最重捐已費葺之其他興滯補敝率類此僉廉訪  
司事李公嘉侯薦之曰廉潔詳明宜寘風憲今授江西等處  
行中書省照磨朝廷所以旌能也滄人撫侯平反事實為傳  
又將勒諸石余乃因其傳次叙其辭而繫之以詩曰粵若古  
者欽恤維刑於昭皇元惻惻哀矜奏讞審詳有慎有輕貪人  
庸夫弗念弗承彼詘孰信彼曖孰明偉哉李侯善治流聲有  
獄未直汝往司平靡微弗章靡隱弗徵姦狡膽落展如神靈  
家有慈親天錫遐齡陰德之報其昌其榮勗哉李侯後汝澄  
清

### 華蓋山雷壇碑

風雨雲雷均之為有功於民也祀典有風雨而無雲雷然屈

原九歌有雲中君則楚俗固祀雲神矣今黃冠師禱祈必禮  
雷神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者此類也夫吾家之南  
三十里有山卒然而高曰華蓋能興雲致雨常多迅雷烈風  
山峰卓立下臨懸厓厓石空洞如頤天將雨雲氣一穉如爐  
煙直上俄而雷聲殷殷由空洞中出以升于天此予之所親  
見而雷震之威俗傳其神異可駭可怖不可勝計山祠仙靈  
禱祈不絕徼福之人往往不吝財施祠仙有屋祠雷無壇吾  
里鄭子春命工琢石累壇三成為禮雷神之所考之古禮祀  
日祀月祀星曰王宮曰夜明曰幽宗皆壇也風師雨師亦於  
壇而祀以義起之雷為天神其有壇也宜邑二令李燾嘉之  
而記其事鄭之友陳种為予言其嚴敬天神之誠予之嘉之  
猶二令也為作迎享送神之辭俾有禱有祈者歌以祀焉辭

西法志 卷一 世一  
四  
曰起巖穴兮行蒼冥騰騰以上兮遠邇聞聲神之來兮兩八  
絃若然大震兮天下驚蘓困蟄兮發屯萌翼元化兮趨萬靈  
雲收兮日晶神功若無兮藏閔其鳴山共長天兮萬古青青

貞文先生揭君之碑

程文海

延祐五年春二月癸巳朔三日乙未皇帝御嘉禧殿集賢大  
學士臣顥翰林學士承旨臣忽都魯兒迷 言集賢大學士  
臣約臣貫等上言故江西儒師揭來成其道德之化仁義之  
教被於人也深人思之弗忘而名號未有所加封樹未有所  
表無以勸來者謚法清白守節曰貞道德博聞曰文謚曰貞  
文先生賜碑墓道臣等謹昧死以聞制曰可其賜謚貞文先  
生翰林學士承旨某具為碑文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書篆  
三月戊寅傳詔至盱臣某方養疴田里待盡朝夕不圖聖恩

猶慮及臣臣雖委頓敢不拜手稽首奉詔臣謹按揭受氏有  
三以官楚司揭氏之後以邑漢揭陽之後以名漢陽信侯之  
後晉魏吳楚之間皆有之唐乾寧中有僕射鎮為袁州刺史  
居盱水上者為盱江揭氏居章水者為豫章揭氏皆宦族先  
生諱來成字哲夫世居豫章之豐城今為富州云先生孝友  
篤誠出於天性家貧從諸父三登學手鈔經史百家讀之年  
十七為人師三十三始為進士四十一而宋亡築室蘘荷山  
之陰筍陂之下授徒自業暇則率子弟灌蔬薙草講誦畦間  
暮則拾薪蘓以給照其配日夜蠶績佐之以具婚嫁喪祭存  
老恤孤嘗得遺金直可二萬求其主歸之年餘七十不肯乘  
車輿意所往即徒步百里齒髮不少衰端居竟日不苟言笑  
雖妻子未嘗見疾聲厲色情容雖武夫暴卒猝然遇之莫不

斂容敬禮其飭身修行必踐其迹安時順事一會于理卒之日遠者悲傷痛悼近者朝夕會哭如親父兄葬之日送者咸慟哭盡哀行道之人至不忍聞君子曰先生懷道秉德博聞苦學不以貧賤易其樂不以靡薄遷其慮動靜有恒俯仰無愧生而人敬之死而人哀之非古所謂特立獨行者歟嗚呼賢哉臣竊惟處士有謚其來遠矣自世祖皇帝有天下四十餘載以處士得謚及賜碑者蓋自先生始非皇上聖學日熙文德天覆巖穴草萊之士雖有仁智烏能被休光承渥澤若此哉以先生之行謚曰貞文實應謚法乃系而銘之曾大父諱克已大父諱光朝父諱惟明世忠厚父以先生後伯氏惟聰娶雙井王氏生三男梅十歲能屬文蚤世侯斯今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苦讀書力養惟謹一女

嫁陳用清孫男二泫瀉生以端平乙未六月九日卒以至大已酉六月廿有二日葬以明年十月十有六日墓在宅西南四里查山三世祖諱文莊兆之右文集廿卷藏於家銘曰於惟貞文茂懿深醇莫知其源孰窺其津無迎無將囿物之常無喪無得命物之宅瀾兮淵淵肅兮融融以是而始以是而終九族漸仁羣士仰德天子命之百世之式

袁州大仰山重建太平興國禪寺碑

皇元有天下佛法益尊大天下名山思致崇極以稱德意皇慶元年袁州大仰山重建太平興國禪寺成有司圖上其事詔加封開山祖師小釋迦曰慧慈靈感昭應大通正覺禪師二神曰顯德仁聖忠祐靈濟廣慶王曰福德聖仁忠衛康濟順慶王命詞臣發揚休烈勒垂堅珉臣某謹按唐宰相陸公



希聲塔銘師名慧寂世韶州族葉氏文宗朝從潯山大圓師  
悟曹溪心地直指之奧又從國師忠和尚得元機境智之妙  
按宜春圖經會昌元年師來自郴遇二白衣神指其地居之  
方是時國正侮菽佛法學徒陵遲幾不自立而師應七葉之  
運龍縱此山歷歲數百其道大暴於天下斯亦竒矣神蕭姓  
伯大分次隆初宅水上游忽夜半風雨遷廟於堵田漢晉以  
來或淖高原為田或助官軍弭盜禦災捍患神怪不可度已  
迄今水旱疾疫之禱輒響應廟而祀者幾半天下非聰明正  
直能致然耶神得師而化乃弘師得神而道益彰故合祠於  
師之室封秩必俱大德癸卯冬十有二月乙亥寺災明年長  
老希陵圖復厥宇冰涉暑步不懈輸幣薦貨者川至為殿閣  
各四樓亭各二堂六祠一若方丈衆寮若門廡軒庭若庾庫

庖滷以區計廿有八丹碧煥燦制度宏密廣員倍於舊而加  
美焉攢峰突嶂靈潭健瀑風景不改於昔而增勝焉十方來  
者莫不驚異讚嘆愴四顧而忘歸又建棲隱禪院於城南  
門為出入祝釐之所噫勤矣陵何氏世以儒顯金華去為釋  
嗣雪嵒欽師之後為臨濟十八葉孫外弘而內峻學禪而行  
律故施諸其徒則尊嚴整齊而學成者衆示諸行事則感動  
聽信而業樹者隆凡三錫命曰大圓佛鑑禪師於戲是道也  
藏用於體則靜無所為推體而用則動無不應慧慈以之承  
六祖開名山二神以之輔有道惠四方佛鑑以之廓象教弘  
法緒其致顯累朝宣光聖代北儕泰華南友衡廬歸乎大江  
之右微而著毀而完豈徒然哉辭曰惟大仰山周八百里據  
楚之藩昔有神人伯仲赫靈廟食其間在唐武宗粵小釋迦

至自柳山歷澗絕谷神獻異境瓶鉢以安躡危躒難道喪不  
悖既固既完湜湜曹溪益濬而疏流爲大川畝滌澮決廣洽  
混冥會於一原道得其正地得其勝來學日繁後五百年室  
燬徒隳適啟聖元莫盛匪今莫高匪禪或鐫而刊乾乾佛鑑  
統一儒釋有光厥先揚瀉激濟惡衣糲食以示學人學人若  
林直指其心有覺有聞表正失惑遐邇丕變順風駿奔崇構  
拓趾高朗博碩如祇陀園青山爲城白雲爲屯翼翼言言由  
甲底壬克潰厥成孔勤且勤職司上言天子嘉之景命攸敦  
於赫慧慈泊于大神鼎峙高尊靈宮既抗休號允爍尚迪恩  
綸天經地寧保有無疆壽我聖君太史稽首播頌萬億永殿  
山門

洞陽萬壽宮碑

聖天子承熙洽尚清靜天下之崇老氏號爲宮爲觀者廢而  
興微而著可數已臨江新淦之東二十里有地曰洞陽有山  
曰皇人之山相傳晉許旌陽所遊憩有觀曰洞陽之觀不知  
始何代傳次住持道士郭務元居之郭君秀朗邁越好道術  
文章大德六年謁余武昌東游龍虎山見三十八代天師天  
師竒之授隆興玉隆萬壽宮講師三年改惠州道判未幾遷  
臨江至大四年天師入朝郭君白言弟子所居洞陽地負塵  
薄宋淳祐間幾廢賴住持朱可道力振之今幸遭聖代非有  
大建樹能終保無他乎惟師留意卽日更定觀額曰洞陽萬  
壽宮取道經天真皇人之語名其山曰天真福地以告元教  
嗣師師曰宜如天師命皇慶元年上之集賢以聞特降璽書  
授務元宏道通真崇教法師洞陽萬壽宮住持提點是秋八

月開宮布殿一如玉隆故事官屬虔恭稚耄贊嘆咸躋上之  
賜嘉君之勤君又曰是徒美其名耳非壯其棟宇無以稱上  
意非廣其田疇無以接四方而豐屋大厦賢人達士聞而效  
財效壞者不謀而旁集遂盡撤其屋而新之其中曰金闕寥  
陽之殿東曰開天之樓西曰錦帷之閣亢以重門翼以修廊  
會有堂燕有室寮次廣邃庖廩宏固榜其關曰都仙之府凡  
爲屋若干礎費若干緡闢田若干畝曰萬仙莊居養並舉報  
稱兼至山峙然以大水漾然以浚人于于然而來矣衆益喜  
君之志有成曰不可以不識乃謁文于予余觀老氏書其言  
理身治人之道詳矣類非今所爲者若旌陽則世所謂列仙  
之流然其功於人甚大施之秩祀也固宜郭君儒者誠能去  
巫覡之末求清靜之本俾天下皞然知老氏之爲道如此則

是宮也將必以君故名天下亘萬世又奚止如今日之觀哉  
重爲之辭曰迢迢洞陽巍巍高山上有元雲下有流泉洋洋  
新宮內明外映昔也何衰今也何盛郭當其世初實病之其  
師爲言天子命之載經載營亦旣勤止來游來憩以養以食  
我觀世間孰不可爲曷成匪公曷敗匪私道以人弘地以人  
勝我未克正物孰由正旣新爾宮爾田亦豐繁古有言擇善  
而從晨鐘杳杳夕鼓考考以祝聖人之壽莫若有道呼役神  
物訶厲譴慝以徇世人之欲莫若有德惟道惟德可以上佐  
天子躋天下於仁壽之域咨爾洞陽罔有弗欽此非予之言  
乃老聃氏之心

建昌路重建太平橋碑

盱居江閩間南北往來必道竟上郡東舊有橋橫之壘十有

三跨梁之楹七十有三中爲亭東西爲門至元丙子燬焉民  
病涉構飛梁以濟壬辰六月郡侯章公總管趙公帥同僚及  
郡寓公大家度材鳩工癸巳十一月始事越明年七月落成  
柱石棟宇高廣宏麗視舊有加惟盱爲江閩要處而橋又爲  
盱要處是不可不復落成之日適際聖天子龍飛之始河海  
晏清霄垠軒廓郡人名之曰太平旣請書於予又以記請予  
不得辭夫一物廢興莫不有數由丙子至甲午幾二十年而  
橋始復太平之世民有餘力一橋雖微可以觀治矣其自今  
始舟車之輻輳商賈之都會千萬里重譯之遠戾然而安曠  
然而四達凡自此途出者其可不知君上之所賜乎旣以諭  
盱之父老於是乎書且詩之曰惟盱爲郡江閩通衢郭東有  
橋又盱要區前此簷楹星斗可軒中阨於數或艇或泝而後

來者思濟輿徒梯梁雖架風雨則虞比來一載木運石驅鴈  
齒翬飛鬼呵神扶日東西行萬武奔趨邦人士語疇昔所無  
伊誰之功公侯大夫拜稽對揚臣何力乎明明天子澤被吾  
盱涼颼暖曦晴江湧湖童謠老壤載歌袴襦祝橋壽耆其樂  
居居臣賦此詩天保嵩呼

天華萬壽宮碑

揭傒斯

唐貞元中吉州刺史閻侯隱于城東十五里芙蓉峰後傳以  
爲仙去其山世爲閻氏業子孫世爲郡人山高廣可十里俯  
覽郡中諸山或言古仙人浮丘伯及其弟子王郭二人亦嘗  
往來其處及稱山中多光怪儵忽變化甚異延祐三年侯諸  
孫弘毅即其地祠浮丘以其二弟子及侯配廣殿大庭高門  
修廊皆合制度又割田廩有道之士以奉祠事明年郡人曾

編修巽申爲請于元教大宗師命爲天華觀至順元年陞爲  
宮明年正一教主三十九代天師加天華萬壽宮并書其顏  
咸謂君子作始宜具金石刻請爲刻辭按廬陵志侯名宋初  
隱芙蓉後得道山東南三十里之洞巖臨江玉笥山志又言  
承天宮西南十五里南障山葆光觀有吉州閣使君別墅後  
得道衡嶽學仙之人固芒忽不可知而戎昱集載送吉州閣  
使君入道詩此尤足徵者浮丘事見列仙傳天下高山絕境  
類有浮丘遺跡要不可詰然古之士君子負德行材藝不見  
用于世或著書立言以傳其道或躬耕採拾以樂其志或依  
託佛老以寄其跡若此者世多有之後世至有因之以爲富  
貴利達之途赫然與王公大人並馳爭先者侯之孫自壯歲  
抱其才遊京師數被薦不合去最後受知集賢諸學士薦爲

甘肅儒學副提舉又翩然嘆曰卽見用以踰五望六之年馳  
數千里之地逐尺寸之祿智者不爲也曰天華吾故土吾將  
老焉其猶有乃祖之遺風與其辭曰瞻天華之巖巖兮前青  
牛而後元武乍蜿蜒而迴伏兮忽騫騰而軒翥丹霞爛其高  
兮白雲縞乎在下俯城郭之鱗萃兮覽平原之膺膺香城鬱  
其在望兮乃巨仙之故居枕墨潭之黝澹兮大江洶而右趨  
步靈臯而造神澳兮顧列仙之攸館浮丘旣厭世而高馳兮  
閣仙又擯余而不返召青鸞使駕輅兮俾鳳皇以調笙抗交  
龍之雲旗兮仍析羽以爲旌冀神君之來降兮余將肅其並  
迎昔孔子欲乘桴以浮海兮老聃亦度關而西遊知文武之  
不可以作兮道慄乎其莫留何盛世之孔明兮亦高蹈而遠  
引矧茲邑之鉅麗兮乃英賢之所蘊君子固難進而易退兮

亦因時而顯隱神君既有此靈宮兮曰高明而又爽塏山叢  
叢以四周兮繚青川之浼浼撫下人而顧懷兮歷千歲而猶  
未改起倚檻而浩歌兮將畢景而靡悔

臨江路玉笥山萬壽承天宮碑

天下稱大名山在大江之西者三曰匡廬曰閭皂曰玉笥玉  
笥又為天下絕境按道書及圖志于洞天則太秀法樂于福  
地則郁木凡為老氏之宮二為觀二十有一而皆統于萬壽  
承天之宮宮在洞天之西三會峰之下玉澗之上云即梅子  
真隱處漢初覆箱之麓有觀曰玉梁相傳初為觀時天降白  
玉梁因以為名晉永嘉中徙號于此唐之季道士劉潛谷建  
老君院觀旁曹處明亦建精思院而王處士遂以觀為靈寶  
院南唐保大中從靈寶文質議合三院之田復為玉梁觀劉

傅陳紹規王傅丁守元姚文質曹傳宋懷德汪希聲皆有道  
者號玉梁八祖宋大中祥符元年賜觀額曰承天宣和初陞  
為宮宮之衆幾六千指為支寮五十餘而唐宋之君數設金  
籙醮于此故玉笥之名震天下大觀庚寅宮災各出建壇場  
以居寮之存者僅十有三靈寶之支曰超燕浩然水竹養真  
老君曰仁智玉洞玉山壽玉精思曰清音清隱桐澗道冲雲  
菴建炎紹興之際管轄劉思齊知宮楊得清始復其宮何道  
冲何守元繼之宮日以修咸淳中管轄李允一之兄珏為閣  
門宣贊舍人得幸上為請以甲乙傳次從之入國朝至元二  
十六年詔加萬壽承天宮給五品章以允一為本宮住持提  
點兼本路道錄與知宮謝景異謀大新其宮以稱上賜景異  
乃種樹積財以待大德三年初作東西廡而允一卒劉壽翁

周源深劉居敬何應仙等繼之皇慶二年壽翁源深建壽春閣主宰三官三殿延祐改元建三門及正紀堂鐘樓齋堂庖庫之屬至順二年居敬應仙建三清殿費以鉅萬計居敬及李師周各以私錢五千緡倡之餘皆出諸宮中王實仙等木惟棟材得巨楸株于郡人鄧守一餘皆取之謝景異所手植者於是棟宇之制金碧之飾象設之嚴莫不度越於前矣又增飯衆之田合新舊爲畝萬有奇而宮始大備君子曰大江之西雖有三大名山惟此山兼洞天福地之重峰有太白雲臺羣玉秦望之屬三十有三壇有太清太乙曜明白鶴之屬三十有九臺有東華赤松白雲之屬十有二谷有彤霞丹陽之屬五井有丹砂玉乳醴泉之屬十至若三溪八池七潭六原四塢二十四澗皆勝絕之處高摩天關深入地軸載之莫

究其名窮之莫極其源雲雨所都雷電所家金芝靈草之所圃神龍異獸之所窟宅天鍾其英地儲其靈磅礴扶輿非遺世絕俗乘虛馭景之士不能徧睹也古今隱居得道于此計不可數其幸知名者若秦孔丘明等十人漢梅子真梁杜曇永蕭子雲唐羅子房羅公遠謝修通劉道平宋沈麟毛得一李思廣之徒三十有八人皆磊落奇傑世不常有其不肯名於世者不知其幾且神禹大聖也漢武英君也言皆嘗應符受籙於此使天下之人披圖志聽游士談說孰不延頸稽首矯然如在弱水之外信天下之絕境矣而萬壽承天宮實統此山不亦重乎今宮庭之麗不獨可稱上賜又足以稱此山不亦美乎然是宮也興於漢盛於唐燬於宋雖復于南渡又二百餘年以至于今始完且美厥惟艱哉爲之後者當何如

其繼也今住持提點是宮者通元冲素明遠法師教門高士  
何君應仙也宮之浩然堂邵天麟念其修復之難何劉以上  
諸老之勤請文刻石余與邵善又嘗識何君序已復係以詩  
曰大江之西洞庭東三山鼎峙爭長雄玉笥差我與天通千  
迴萬轉重復重十人避秦入山中池養十魚爲九龍九人乘  
龍上虛空赤帝飛入爲九變四海照耀何烘隆三疏不救莽  
賊兇曹瞞欺天塞帝聰玉梁白晝隨靈霍壽春真人抗靈蹤  
玉壇佳氣長鬱茵璇題翠羽開神宮九霞照地光熊熊急澗  
鳴玉相撞春羣峰四合如朝宗承天萬年亮天宮太秀幽詭  
郁木同重巖洞壑守鬼工白猿夜號寶氣衝我欲求之白雲  
封金闕先生碧兩瞳弟子文詠敬以恭巢雲駕霧留飛蹤元  
洲長史白玉容八十二口來相從一入不復世莫逢忽而見

之若發蒙朱宮玉堂繡簾櫳青童素女清而丰桃花杏花相  
映紅忽而不見空溟濛或聞玲玲磬與鐘或如金雞啼曉風  
何劉沈謝數十公遺聲逸響猶泠泠霓旌羽節何當降霞衣  
飄飄珮琅璫下與世人哀瘵恫身爲風牧常先鴻上佐皇義  
播時雍還淳反朴服孝忠物不疵癘年穀豐氣酣飛上三會  
峰周覽四極摩蒼穹前有天柱如華嵩落日照作金芙蓉三  
峰東出號赤松雲臺太白相橫從羣玉金扇遠更濃兩峰相  
倚如駟蛩紫微高閣紫霞沖石橋金柱爭龍從長江外抱如  
白虹東以驚峽轟奔洪千今萬古聲淙淙百神歆集元氣融  
超凌蓬萊軼崆峒仙來不來我心忡山中有草名碧茸食之  
千歲顏如童我欲求之不可窮願佩含景從仙翁紫袍白馬  
來兩駿奪取神君一尺銅坐閱絕景忘春冬



大元勅賜饒州路番君廟文惠觀碑銘 虞集

番君之有廟於番易久矣舊廟在郡治之廳事故宋郡守范文正公遷之城西北國朝廷祐中郡守王都中以其廟之久弊更新之郡人元教大宗師吳全節作芝山道院以主其廟故翰林學士元明善為書其事作迎送神曲以祀神焉郡人以廟隘弗稱所以尊敬番君者素仁慶之別業在永平門外平衍寬阜因元妙觀住持王仁近致諸大宗師以為番君廟仍作為宮於其側以守視之仍改至元之三年自舊廟奉番君之舊像以居仍以梅鎬將軍侑食守將吏士各率其屬庶士庶民後先奔走不約而集道迎有序至廟具少牢醴幣大合樂以饗之民大悅明年大宗師言於朝天子遣使者封奩香織金文之幣為之衣以賜勅翰林院畫旨賜文惠觀俾有

司勿敢有所撓因命頤神凝素文教真人于有興及朱道冲方志遠治觀事而太常議番君當易名曰文惠王文因漢舊謚而惠者著其流澤故鄉之無窮也觀以是得名廟有故守臣顏魯公及范公之祠郡人以為故萬戶齊某世以其兵守饒亦有別祠前太守今浙省參政王都中能治郡亦畫像而事之而施田度弟子甲乙治觀事者志遠也六年九月朔旦天子清暑上都還次懷來集賢大學士不刺失利等用大宗師言新廟之宮宜勒銘有勅以命臣集臣謹按番君事見史策世能言之漢諸侯王惟長沙最久國分而微而廟祠在番易千數百年不絕得民心者若是其久乎抑神明之感有所在乎昔徐偃之得民避穆王而去之民祠之太末太末之徐皆宗偃李唐時徐氏子孫有守其郡者大新其廟韓愈嘗書

其實焉吳泰伯世家春秋末吳益大與中國會盟季子之賢仲尼猶稱之既無其後子孫散處蓋以國爲氏番君又以吳氏興名最著至德之傳其不可以名稱如此哉太宗師從其師受知世祖皇帝事列聖五十餘年尊榮安文卿相莫及位特進其號曰真人其大父父有武宗皇帝之錫命若世世祚饒國建立爲公于是太宗師因祖父之賜履遠推本於宗家再作番君之新廟極其盛大其亦倣於徐氏之故乎臣集敢不拜手稽首奉詔著銘以遺之其詞曰有吳世家於赫番君相是有歸克渙其羣江南之東惟番最大洪源盛流彭蠡其匯大納有容保和以沖含生所資神明來宮額廣千里中城聽治民之來享出入多制神道尚幽人道尚明別而理之新宮乃成既遷既好歲久而弊東門有田萬神攸萃自堂徂基棟宇言言靈之洋洋來享來安顧瞻故鄉孰非吾土隨感有見寧滯方所相方度新在我曾孫曾孫孫子思著思存道家之宮以祀上帝則具是依曷有其替文惠之褒人無異辭有煒裳衣天子錫之神之格思食爾舊德勿私爾邦惠我四國史臣修詞麗牲有碑百神敬共明詔在茲

玉笥山清真宮碑

玉笥山清真宮在臨江之新淦實錄以爲本名羣玉山漢武帝授上清籙於此見有光如笥下之改今名而以上清名宮云宮之始末可知者梁天監中杜曇永與其門人錢文詠來居蕭子雲以錢百萬助成之今有石刻在宮中云是曇永所撰上清碑文而文詠書然其署官文字制作不合疑後人所重立有改易失真者唐長慶中謝修通秦母隱此山實錄所

西漢志 卷一百五十一  
著也南唐時皮羽南受知後主刻木為印使佩之以治宮事  
徐公錯為篆上清宮額此最可傳信者矣宋宣和中勅改為  
清真宮端平丙申主宮事者李希白故給事中大有之孫也  
郡人重之為請於朝使度弟子得甲乙相次傳授乃得涂紹  
禹魯道隆皆名家子又有道行法術為時所尊敬故能大其  
宮而新之益入田租以給衆來者日至而宋亡矣自是以來  
相繼治其宮者曰胡永年曾卿曾劉繼賢曾季謙張嵩老涂  
弘道其方來則歐陽本一聶立仁其人也至元丙戌世祖皇  
帝嘗召卿曾至京師咨問稱旨留之四年乃得還既而宮之  
屋日弊於是元貞丙申永年作法堂至大戊申卿曾嵩老又  
作冲妙堂戊午季謙又作三清殿其後繼作日虔不懈而宮  
皆新成三清殿成之明年聶立仁方從元教嗣宗師以其事

來告曰未有年而吾宮新則昔之從事於此者多矣然自杜  
君以來姓名可考者寥寥數人耳則其泯而無聞者無文字  
金石之托也不可自我之世無以示後人子幸為我銘予既  
聞而嘆曰山川之形勢為豪傑所臨依衆庶所會通者歷歷  
可見然而忽然之間時往物異則感慨係之而荒閒寂寞之  
濱乃有斯人據泉石之極致以相傳長久如此乃為次第其  
說而勒之以銘銘曰太秀之山羣王之府廓兮有容若筍將  
貯不鍵而固匪橐而盈合冲納和神憑虛生其神孔明維大  
司命參我左右宰我衆正若瞻紫垣羅絡四周表衛中居旋  
制九州文昌之宮泰階之上靈氣翕張孰孰其象偉若降精  
巋崙峙停熒瞭弗輕食于殊庭神君欲來冷風與俱樂出太  
空合神于無朝陽熙熙夕灑肅肅孰其迎將孰其往復精明

粹融潛滋密充自然遂成沴戾不逢穆穆在朝皞皞在野我  
宮恒新以詔來者

勅封顯祐廟碑

至順二年夏江西行省以文書白於朝曰吉安守臣言其所  
統吉水州中鵠鄉有神廟食於石礮之里者相傳神姓劉氏  
諱煥蓋長沙定王之裔云舊志以爲隋時始有廟至唐而益  
大歷五代及宋靈異甚著建炎初金兵蹂江南隆祐太后入  
顛避之舟行爲石所礙有巨人翼其舟出于險后物色之則  
神良是也遣人祠謝之自是數百年之間歲或旱禱之則必  
有雲起其東以爲雨有蝗禱之蝗不至其旁近有羣盜犯其  
境禱之賊恍惚有所見而散去當是時州固縣也而郡守之  
禱之也必具官位姓名謹書祝辭於版而致敬焉勅賜其廟

曰孚應廟又封其神曰順惠侯蓋當時之制神靈之有功於  
民者有司覈實其事以聞始賜廟額又有功則封之以王其  
號自二字以上累封至八字極矣自入國朝來凡水旱疾疫  
盜賊有禱無弗應者而神封猶仍前代之舊非闕歟聖朝懷  
柔百神德意至渥詔書每下則有司長吏必謹具牲幣奉祠  
境內諸神之在祀典者是以石礮之祭歲月相望也請更大  
其封以答神庥而以慰民人敢以爲告於是中書下其事禮  
部禮部移書太常而博士議曰宜因其舊而更其廟號曰顯  
祐廟加封神曰昭烈王吉水州道士某法師提點某觀事劉  
學仙來請書其事而刻諸石又爲享神之辭曰坎坎伐鼓石  
礮之下注醪盈觴解牲在俎神其來思胥樂於舞我東曰瞻  
雲來如雨誰其從之昆弟如侶神固王孫長沙伊祖惠我孔

仁亦厲而武是耶非耶來卽於所神之享我自我祖父昔侯  
今王天子之祐裳衣有章丹楹朱戶肅肅孔容孰敢予侮驅  
我癘鬼去我蝨鼠豐我大田寧我屋宇爾安我依至于終古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公惠政碑

國家置中書省以治內分行省以治外其官名品秩畧同所  
以達遠邇均勞佚叅錯出入而天下萬方如指諸掌矣是故  
匡衛無缺則宵旰紆其憂顧毫髮有間則舉體爲之不寧藩  
輔之寄豈不重哉江西之爲省東接閩浙西連荆蜀北逾淮  
汴以達於京師據嶺海之會斥交廣之境蠻服內向島夷畢  
朝提封數千里固東南一都會之輿區而龍興則其治所也  
昔在至元始置省事於今六十有餘年貴人大官來治於斯  
者何啻十百其有大勲勞大議論以宣布德意而鎮撫其民

人利澤施於一時聲名著於所部或由此而遷他鎮或自此  
而相朝廷豈可以一二數哉然而匱室之書民間不得以多  
見歲月之久閭閻或至于遺忘此豈非著作之闕文而今昔  
之遺憾乎邇者龍興郡城耆老以爲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平  
章政事撒里公之來長行省也惠澤深厚我民感焉以集之  
嘗承乏太史也來請紀述其事集以老病辭久之耆老以告  
其守臣乃使崇仁監邑寶童來言曰昔唐渾咸寧治河中連  
理之本生于其野野人以爲言而史臣韓愈氏爲之頌之今  
我公自中書領行省所治數十郡或安於惠而不能自知或  
遠于府而不能自言龍興之民以其居之近也而知之深以  
其感之厚也而請之切市井草野之民所請何以異乎然而  
是不可辭矣乃作而言曰昔我國家之興也寬仁弘遠豪傑

西漢志 卷一百五十一  
畢出羣策並用時則有若康里氏來拱來翼有以竒材在禁  
近有以經學定訐謨烜赫光顯世載其勲今平章公揚休山  
立垂紳正笏以臨其民儼若泰華之列嶽華星之在垣也執  
事東朝溫恭有恪佐政省闡寬裕有容其分政而來也斂妙  
用于無爲而細民之信之也愈深著成效而不宰而君子之  
望之也益重乃仍改至元之二年寇起南海人用震驚適公  
始至調度有方恩意旁達兵不告勞民不告病信惠所及期  
月討平於是衆庶樂業年穀屢豐儲備有恒運輸無闕所部  
善治姦慝不作乃若門隸使令不以政事干官府賈市服食  
不以二價虐小民用則盡同列之情而不專議事則廣忠  
益之言而不惑五年十二月城西災公親率有司救之登城  
望拜卽反風火息其感動之神又如此明日出私財爲糜以

賑失火家不足出府庾之贏糧以給之民又大悅然則是不  
可以不書已乃使復其耆老曰昔唐韋丹之治茲郡也去之  
數十年時王觀諸舊典始詔有所紀述以慰其吏民之心仁  
者之惠雖久遠而不能忘也而又何亟乎耆老曰吾儕小人  
朝不及夕願有紀述以傳見於將來矣乃爲次第其說采其  
歌誦而載之庶乎觀風者有取焉其詞曰於穆聖皇顧諟南  
服選於近臣往長藩牧南服乃疆奠於湖江作鎮豫章臨制  
海邦百城來總相臣攸理公來匪亟赤舄几几盜在海壖勞  
我師于宣威孔時不動色言執訊獲醜以歸司寇丞轄賓佐  
定功入奏波塵不驚風雨時來載瞻我民休休以懷遠人鄙  
夫啓處食息孰知功能貽我帝則顥顥印印如圭如璋春日  
載陽袞衣繡裳旣安旣久成績不有曰惟天子上公所保民

不我欺自我不欺吏不我違自我不違嗟彼耆耄孰知君子  
知其所知平易樂豈載歌載謠惠及我私毋以公歸天子葵  
之

崇仁縣顯應廟沖惠侯故漢欒君之碑

崇仁縣治南望七十里有山焉廣大高厚嶷然其前其巔峻  
而並銳能出雲雨蓄神明凡水旱災害之禱無不通焉蓋邑  
之望而吏民之所依也謂之巴山相傳東漢欒巴字叔元魏  
郡內黃人而神仙傳云蜀成都人史稱巴好道順帝時給事  
掖庭仕至黃門令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禁不與諸常侍  
交擢拜郎中遷桂陽太守用李固薦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  
杜喬周舉等八人巡行州郡巴使徐州還遷豫章太守郡多  
山川鬼怪細民嘗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役鬼神乃悉

毀壞旁祀翦理姦巫于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  
之是時方分豫章郡東地置臨汝縣則今撫州之境也相傳  
以為巴治妖民嘗至此故民間思之不忘以巴之名名茲山  
云其後嘗置巴山郡在縣西南四十里遺跡猶有可考而縣  
西門曰巴陵門巴山至縣所從入也則山果以巴得名久矣  
巴後遷沛相徵拜尚書順帝之葬有司多毀民間墓巴上書  
切責禁錮還家二十餘年用竇武陳蕃薦徵拜議郎蕃武之  
禍以黨謫為永昌太守辭病不行上書理蕃武冤下廷尉自  
殺而相傳巴有墓在山下而立祠焉今為廣教僧寺而山巔  
并祠南昌尉梅子真與叔元而唐鄧葉二道士配之蓋出近  
世云故宋紹興二十六年有宣教郎知縣事鄭圃孫懋為令  
以告民曰周人以諱事神而名不以山川名山曰巴懼民久

以爲未安也洞庭有山以洞庭君之所居而謂之君山欒君自豫章爲沛相獨不可謂之相山乎乃酌酒以告神而神悅暴之於民而民從遂更名相山咸淳元年縣寓公朝奉大夫知邵武軍事師得遇等言於朝曰縣有漢光祿大夫欒豫章之神祠墓存焉其神明在史冊守郡有功立朝有節訟陳竇之冤竟以身殉風節凜然可以謂之神明者矣吏民禱祈必應而淫巫瞽史名稱鄙野非教民事神之道按祀典崇寧三年賜東明縣柏梁橋欒巴廟曰顯應廟大觀四年封巴爲沖惠侯顯應廟矣其山顛之祠與梅子真同命得賜妙濟靈純真人之號者則用道家之言也欒君生時靈異甚著人人能道之而斯邑之民有求輒禱有禱輒應千百年以來殆不勝紀國朝大德丁未予留斯邑是年大旱八月旦迎神至縣治

大雨連夜後三十四年其旱尤甚苗有未入土者民甚惶懼承直郎達魯花赤鄆城保童遣其簿將仕佐郎舒文琰疾馳詣廟迎神像至縣以禱保童率其屬奉迎於西郊祝史未及成禮而沛澤滂沱衣冠盡溼隨至邑治雨連三日夜乃止四境以霑足告旣而五月又不雨徧禱羣望神在禱中已而六月三日雨十二日雨旬日之間雲雨並興四郊在望者或十里數十里或百里或一日或二日或一時隨地而足稽諸旁近最爲沾渥焉是時保童悉力禱祈以爲已任齋戒兼旬而不間嚴屠宰之禁厲不虔之俗家有疾苦而不顧身受勞苦而不辭忠翊校尉縣丞縉山張榮與簿及典史實協心焉必得雨而後止爲吏者其憂民如此其必有以鑒其誠者乎乃序其事而傳之爲迎享神詞曰有敦維崇其阻九陵時翕時



舒與雲俱興降丘作神朱紱赤舄尚書邦君司命司直自古  
在昔于我故懷我識其來嘗與雨偕公宇斯穹私宇斯潔神  
君格思無怒伊悅高山峻嚴孚與禴禋惟神不違俯依我人  
我人何有有尊有俎黍稷既阜酒醴惟醑押豚為羞有定有  
羹神來碩歆百物之精神昔故鄉父老燕娛千載在斯不醉  
無起乃大乃神碩產乃生為嘉為喬為棟為楹為美為英寶  
藏興殖無有遠邇來被來澤仰其虛矣穹窿休明就其奧矣  
流動滿盈時有序代神不可極曾孫孫子有祀無斁

長沙王廟碑

元明善

饒舊有番君廟范文正公為守時改作於州治西北距今蓋  
三百年廟日以壞延祐四年三山王君都中為守乃重作之  
廟傍又作芝山道院番君廟者祀漢長沙吳文王芮也方秦

毒虐天下秦吏亦乘之而毒虐其民存者囂然咸思覆秦殺  
吏獨鄱陽令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及諸侯兵起遣梅將  
軍銷助漢入關封王長沙功著漢令然番奚有王之功高哉  
徒知令之德我而已後雖去而饒郡世世不忘廟而祠之尸  
而祝之此民之心也此文正公之所為改作也王君忠信而  
說禮連治大郡皆著能聲今守饒又能跡前賢所為以為治  
安知今日所思者他日不以思王君哉廟成圖之以寄郡人  
元教嗣師吳真人曰此真人嘗勸我者今成矣廟當有記真  
人屬筆於明善遂作漢番君廟碑其頌曰翼翼新廟有寢有  
堂薦我溪毛奠我酒漿靈舞靈歌冀其來享誰繫君駒芝山  
之嶠誰維君舟番水之湄君不來遊增我百憂靈風清淒陰  
雲冥迷彷彿君旗導以兩螭君其假思使我心彛君既醉止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一  
錫我繁祉庫有稻梁倉有絲枲飽煖而嬉疫癘不起太守作廟從民攸好春而有祈秋而有報猗千萬年君子是倣

張將軍祠碑

歐陽元

饒之安仁玉真山惠寧廟之左寓祠張將軍者宋亡之死士也將軍初從江陵守高達至元十二年天兵下江陵達降將軍帥其徒淮士百人去之洪州是冬洪又降去之信州會儒臣謝枋得守安仁斷橋樹柵為拒將軍聞之帥所從赴謝軍謝喜得淮士授誠信郎帳前都提點推心膂任之將軍感激籌策部署咸獲其用十三年二月諜言我師來自江右謝分兵千餘人禦之既而自饒來攻謝遣為徼將軍奮大刀斫殺數人前軍稍却後陣大集繞出謝軍後於高岡立幟將軍顧見驚潰俄矢中將軍馬鼻迺步戰死之我師義其人求之仆

尸中歎曰壯士壯士取衾覆之將軍歿數著靈異邑人祠之水旱疾疫禱之必應儒學教授胡均式入京禱於將軍約至京求朝士為文刻祠中乃未暇至順元年與編皇朝經世大典明年書垂成感寒疾不能執筆友人蕭徵之驚曰若嘗以文字有諾責於神者式遽曰是將軍也取玳祝之曰聞書局官歐文監明當候式以祠記屬之可乎擲得吉詰朝余果來具以告余曰諾式疾即瘳書來求文遂記之又作迎饗送神詩以遺祠者使併刻之石將軍諱孝忠道州人辭曰醜酒今滿壺陳牲兮驅辜神降兮醉飽割牲兮飲酒佩長劍兮荷長受弓在室兮矢在廚生為人兮盡瘁死事歿為神兮降嘏異世世有明主兮咸秩無文不廢明祀兮以勸事君神去兮奈何鼓坎坎兮巫屢歌神思奮兮挽天河挽天河兮洒斧新祛

厲鬼兮阜時康民無災兮物無害歟長嘯兮倚天外

### 保靚祠堂碑

保靚祠堂者安成劉君尚節祠其七世祖考保靚先生者也先生諱作字賢礪保靚其號居袁吉間地曰秀源在宋乾淳一時聲光燿然起於郡邑初用世賞授將仕郎辟贛之安遠尉母老不赴中歲韞德抱才不屑世用友當時縉紳清江兩尚書謝公昌國章公茂獻廬陵楊文節公廷秀皆定交筆硯骨鯁如胡忠簡公邦衡亦深見結納其他名賢不可悉數百餘年以來世代變遷遺韻日遠諸孫尚節幼負志氣讀其遺書慨然慕其生平懼其親盡既久後人無所瞻仰謀卽故居建祠堂以致專祀而諸賢翰墨存諸碑版者亦復散逸尋得忠簡公保靚記跋及謝公諸書又漁父來告某潭有石狀如

碑以手摸之有字尚節使沒者羣入助漁舉石出果左宣郎劉君廷直所爲保靚祠堂銘也他日營父葬於白石岡掘地三尺得碑讀之又永州通判董德中所爲保靚先生祠記也於是尚節益喜繕祠益勤至元後庚辰春祠成置龕奉保靚主列碑其前議割上腴田若干以給常祀擇日率族屬子姓祭以告成竣事而飲族屬舉杯勞尚節曰保靚往矣非君之賢祠事曷興尚節謁余文爲記余惟瞽宗祠於學鄉先生祠於社尊有道尚有德也此禮廢已久保靚祠堂雖成於其後人異時郡國因餼羊以復告朔古道其庶幾乎乃爲迎送神詩遺劉氏子孫使歌以祀先生詞曰吉之垆兮袁之裔介兩郡兮大容礪昔賢居此兮物無厲物無厲兮民有歲道之耕兮德之刈刈德兮耕道深資兮靚保靚兮何爲山有碣兮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一  
水有碑碑無沈兮碣無瘞曾孫有祠兮傳於世世幅巾兮深衣先生來歸兮無我違違我兮焉往從諸賢兮詠歸尊有冽兮俎有肥芳菲兮闔兩扉石韞玉兮山有輝微先生兮後人疇依

何宣差廟碑

陳中

攬秀亭舊有葛將軍祠今為何侯廟而以將軍祔之按祭法聖王之制祭祀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侯有三焉其得祀也亦宜太和秦屬九江郡隋以土產嘉禾易今名而宋仍之越三百十七年始入大元職方至元十三年四月侯始來蓋侯自洪受大元帥命先鋒臨吉得吉降款歸帥府帥府以太和畀侯者彰侯功也侯之來也新附之民靡所止戾侯極力還定而安集之邑西北有不

靖擣虛特起將玉石俱焚侯曰西北肇亂而一邑人罹災可乎亟引兵向西北就道歸屯邑人不覺而賴以全免者不下數十萬民命次年七月又有自廣道贛突邑之東南據鍾步渡侯率眾造靈護廟誓於神曰惟爾有神尚克協相罔俾起落于茲虔劉我民以作神羞勗哉桓桓抵敵所不愆于四伐五伐迄用有功脅從罔治是二者匪侯之力腦髓塗地可勝道哉明年春侯沒於官舍後一年顯靈於攬秀亭欲為宇十楹召匠度土如之今正祠一拜亭一瞻仰亭一右附葛將軍祠祠後為庖一所又十一年邑西界湘楚寇大作百姓愁靡措官命邏卒閉關卧守一夕城之西門旗幟盡偃若有鐵馬聲則侯與靈護廟神自西來歸繇是寇不敢望太和夫何以若此哉生而曰吾官守不敢不勉死亦曰吾官守乎生而曰

民社所寄死亦曰民社寄乎或謂侯未來太和時會一巨人于洪囑以太和之民曰慎勿殺及侯來視篆之明日謁靈護廟神如洪所見故侯生死保佑于太和雖然亦嘗以侯之事求之古矣書稱三后惟能殷盛於民伯夷降典折民于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今禹廟於塗山稷祀於社惟伯夷失祀豈以黎民饑溺則典刑非所急者故禹稷救饑拯溺之功有在伯夷之上然禹稷生有功於民死無與焉而侯之耿耿雖死如生則民之戴侯侯之血食於民詎有斲哉夫人出入祀門戶飲食祀竈居處祀中雷矧藉侯禦捍迄至今日而輒忘所祀乎中拜侯禦捍全生之功大矣元貞丁酉春三月謹書其事於石且作迎享送神之詩俾祀侯者歌以祀焉而併刻之侯姓何諱抄爾赤汝州人弟忽都魯踵

兄任三年去其詞曰遡金華之苗裔兮自石羊初筮修然兮侯之鄉是侯之鄉兮西昌月明天遠兮東西以徜徉勾頭之村兮薛店保塵埃走送兮闖紅棗投鞭兮斷流渺瓜渡兮都鄴民蚩蚩兮何修有此邂逅兮侯追老仙以來遊是屏兮是翰里門夜開兮眠食泮奐受賜兮到今羌汗漫兮恣騎鯨時繾綣下顧兮絕水火與刀兵驅厲鬼兮山之陰民何以報兮藉連蜷於楚靈鼓笏拊陳兮進酒漿與肴蒸恍惚兮侯來臨豆之錯雜兮侯果歆世世斂福兮福我民

金谿二孝女祠碑

胡元塏

堂三間祀二女子表孝烈垂世教也三百年前縣初爲鎮鎮有銀場場有典吏銀耗不能償將抵吏罪吏惟二女相與謀曰地產已竭銀不可得罪不可逃女生何所用惟有投爐焰

中一死贖父乘爐火灼焰時同時躍入爛焉見者哀號聞者  
驚異事聞卽日罷場散治免吏罪二女子生下里耳不習詩  
禮之訓體不聞珩璜之節一旦孝心所發輕身以死求諸傳  
記未能或之雙也於法宜祀今皇帝踐祚制詔州縣前代義  
夫節婦議與旌表惟時濟南吳公瑾來貳茲邑聞二女子之  
風曰是不有大于義夫節婦哉盍特祠稱明詔乃直舊場乃  
峙新廟石鐘山在右鷓鴣山在左大德戊戌四月屬役五月  
落成謂邑士胡元塏曰子非邑之人乎且子老矣及聞習矣  
筆之以垂厥後予曰二女孝烈不以記而傳也公起孝烈之  
心不可不傳也近有以坑冶策獻烹煉踰月不得錙銖有害  
於民無益於官乃叙前因轉聞省府事遂寢是二女之孝不  
特生其父於當時又生此邑民於世世矣公顯祠足以契人  
心之天足以對揚天子丕顯休命乃作迎享送神詞三章遺  
鄉人歌以祀其詞曰招淑靈兮山之阿駕雲駢兮兩英娥攜  
手同行兮肯予過憇新祠兮樂也婆娑山肴兮野菽清泉爲  
酒兮明月爲燭石鐘自鳴鷓鴣自曲風景當年兮太平草木  
靈之來兮鼓淵淵靈之去兮駕翩翩鑪罷焰息兮斯萬年我  
民子子孫孫兮力畋爾田

新滄州建興寺施田碑

傅若金

州之交衢有僧居曰建興寺者肇唐武德中始其徒盛大支  
爲院十有四環列左右代遷時移今所存者獨六院而院各  
有田以飯其衆歲久稍增益之獨寺正殿爲公堂故有田百  
六十畝有奇歲入租八十有四石以資熏祝營造之費者前  
是未有所增焉至正改元會州之東十里所普惠院主僧惠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一  
六  
鐙年且八十嘗苦行節用積其贏買田三百畝在欽風鄉租以大石計百又五十有奇歲以充衣盂之費而老年不欲以生產自累念世之諸緣若大夢幻非堅固實有不可執而存者而如來自無量剗捐捨身命國城以用布施由大願力卒證佛位乘流布其法於斯世凡今吾徒得以安坐而致其利益者盍亦思其所自而圖報萬一耶於是悉以其所置田捐施建興以益常住之產田入正殿為租石三十其百二十石則六分之入支院正殿之田先會其租入募工聚黃金薄莊嚴無量壽佛具足色相繪飾牀坐以稱他佛其後歲所入者以待棟宇之有缺壞及凡像設器皿之必新者資以用焉寺僧狀其事始末請予文諸石於乎鐙公其學佛而有見者乎世之貪于豐已而吝于及人者田連阡陌至不能簞食以恤

宗族之窮徒孳孳自苦以老無述於後而為佛氏者資施於人者也乃有鐙者銖積寸累以致頃畝一旦年老大悟遽釋其自累之業以利建興使傳之永久其於恒人果相遠哉然吾聞始者佛氏之立教持鉢出旬日中一飯未嘗大蓄田以事生產及後世尊信其法者益衆則自天子公卿下逮庶民之富多田者率捐棄膏腴以惠養其徒大者一寺田至萬億小者猶數百千吁亦盛矣由其數寢廣食指之積不啻若聚恒沙以數諸佛田之多不若是則不足以給故食於其教者亦有推其始者耶抑求施于人而已矣有反其施者耶夫有所施者必有所利者矣惟不利其利而利莫大焉鐙公可謂善推其始者矣善反其施者矣若夫布施以希福田利益吾疑佛之道不專在是而亦非鐙之志學者尚思其大者乎

李武愍公新廟碑銘

并序

柳貫

太保滕國武愍公有大勲載於盟府有盛德被於江西十一州而建昌為郡介乎江嶺閩越之間故嘗刻公之遺惠於碑矣今總管薩侯始大作新廟春秋修其薦事蓋上以承國典而下以順民志焉初公為益都淄萊新軍萬戶圍攻襄樊遂從丞相淮安忠武王濟漢渡江畧定淮楚王受詔自將擣臨安以右丞阿里海牙鎮鄂而以江西付公及宋都解至元十二年道進公左副都元帥分兵由九江南康入隆興開元帥府下撫瑞建昌臨袁吉贛南安諸城又南踰嶺至海其北盡長江東西際閩與湘收郡縣一百五十得戶三百萬未三月已上其功當是時民之望公如電雷薄發風雨交至名能動物而物無後乎明年宋相陳宜中節度使張世傑擁益王福州收諸道潰兵謀為中變右相文天祥亦自會昌以衆屯邵武署其土人吳浚爵位稍出建昌汀贛以蕩搖江西六月公馳至建昌乘利備禦會鎮撫孔遵師出寧都還得鄉民數輩江閩道上械至公所云同知軍事易仲榮使走福州報府軍虛實而軍中又往往搜購文丞相所與建昌故官大家書劄事連數百家時留戍諸將校因是欲激公一言遂其私利公微知之旦起坐譙樓召諸將校俱前立所逮人其下趣取書焚之諭以逆禍順福曰吾念爾裔土之民不忍以迷復致凶吾今悉貸爾矣杖數械者其餘獲縱皆再拜感泣言曰天賜公活我誠願洗心自新諸將校或不亮公所為公徐語之曰是所得書往返千里外有達有不達亦安知非姦人芽孽於其間今不覈實而槩論之挈數百家民命徇其邪謀何以安



反側之心已而聞浚以兵十萬據南豐公立授諸將方畧走之八月浚復屯市山言必取建昌公遣千戶忻都逆戰兜港誘之半渡徐出鐵騎蹂其後追北三十里橫尸滿野又命鎮撫翟欽徑覆其巢穴廣昌浚奔汀州公還而建昌之亂帖息如未附時矣方倉卒上變適承豫章興獄之後為數百家計者不過席藁私室以待斧鑕重則瀕宮為汙池輕則化家為俘囚夫何疑及公制釁于俄頃消禍于片言遂能易亡而存轉危而安雖其精神心術之所運而所謂智勇與仁微公孰能兼之哉其後公以叅知政事拜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畧廣東遂會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阿里海牙江東宣慰使張弘範等舟師崖山乘潮薄南船縱短兵接戰執政陸秀夫窮蹙抱衛王赴海死降其宗室侍從官承宣使尚數百人得其所懷

金璽獻凱於朝十七年三月以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行中書省事於湖廣後四年承詔從皇子鎮南王討罪交趾至其國無梁河結筏徑渡奪天長府世子率官屬航海遁公部勒舟師追襲之獲戰艦二百艘公渡天長濱江江水橫溢則冒沒營壘非便將大城其府留師困之謀不用而水果暴至因趣班師命公以其軍殿公且行且戰及皇子前遇其伏兵起永平關藥矢中公膝次思明州遂薨以其喪還葬都城西永安山南至元廿八年有旨錄公死事特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賜謚武愍於時卹典未行命始下人人以為沒身曠世之遇至大元年從贈封令復加號推忠靖遠功臣贈太保儀同三司追封滕國公謚武愍公姓李氏諱恒字德卿其先有國河右之賀蘭山曰西夏者公之世也自其父淄州都達魯

花赤贈金吾衛上將軍簽書樞密院事滕國忠襄公始家淄州長白山下故今爲淄州人于是去公綏靖建昌之年已五十年餘矣昔之飲沐公德者長子老孫且更數世而猶曰吾父吾祖李公之所全活吾雖易姓以從公飲食以祝公亦若歎焉矧今吾侯啓之以崇報之禮示之以醇厚之風則自吾以及世世凡而取雞與豚登黍與稷以能滋吾之生殖者皆吾李公之德之漸可忽忘哉乃相率來請余文刻之牲石余嘗備數禮官考夫有廟制祀之節矣蓋天子縣內之諸侯有采地焉外諸侯有所都之邑焉故皆得立廟而非其同氣之尸則有不厭不嘏不旅不酢而已降秦及漢若樂公之配食社主若蜀守文翁齊相石慶之立祠郡邑以至于桐鄉南陽渭城之繼起雖其事變古益滋尚皆人心之不可終泯者然

耳則今李公之廟立於綏靖五十年餘之後非夫秉彝好德之心有動於中能致然乎傳曰國功曰功民功曰庸觀公所樹立之如彼而其子孫紹隆繼美之如是抑庶幾古大臣之遺烈哉雖廟而祀之在建昌之民猶爲不戾於禮者公之世爵行業有國史之傳有奉常之誅有幽室之銘有隧道之碑有家廟之詩余之斯文爲建昌釁廟而作者也故序其績詳焉薩侯良二千石也名薩德彌實政有體要今旣受代還朝矣建廟之力出于管軍上百戶羅勝羅由軍校長百夫是嘗隸公麾下尤有德於公云余旣論次公事復系之詩以永公思其詩曰人心不一至變則通聚正秉剛其來不窮渙之萃之有廟於中惟廟伊何饗德與功江閩之交盱爲軍壘守攻更禪曠不知幾宋踣元興如龍雲起維時武愍受辭南指麾

旄所次謀若天啓旣帖蠻荆拓江及吳水有鯨鯢山有豹貙亦順而寧無稽而誅小腆非殷誕敢集枯鄰之震矣有泥弗蘓盱民晝呼孰于余覺籲天不聞延頸待刃有勇武愍提師來徇曰此吾民悼耄髻亂在我懷柔母彼蹂躪尺櫝之疑付以束爇去爾芽孽絕爾疵吝樂哉盱民血肉吾身豈惟吾身祚及宗媻我宅我居我田我耘以社以方燕及秋春武愍在天惠於若人五紀而羸越若朝夕女則有甥男則有息家有訓言受藏以繹視公如神左降右陟相我後人無我厭歎自公之旋有頌于碑民則思之而未克祠今守薩侯繫公是儀作廟言言肖像巍巍我民修祀有崇無隳姑山崔崔盱水湜湜昔公來思琯戈金戟今公顧綏玉瑱瑤席有飶其馨遲公來格絃余雅歌式薦明德

蘭陵烈婦碑

劉霖

蘭陵烈婦者吉太和蕭氏女也為吾友楊君用霖先生之妻楊君治尚書學凡邑中業進士者咸師之然困於場屋卒不偶退又益聚朋徒加講習不輟一不問家事內外養尊而育稚服食綜調之微蕭氏悉身任焉事姑康氏極孝康晚邁目疾失明不能自出入蕭晝夜扶持十一年不少倦歲庚子邑中屢傳言紅巾賊將自安成東掠先是壬辰之變康夫人嘗出走雅不善舟輿嘔噦悶眩幾絕至是議將復走康夫人年七十矣懲前故誓死不更出蕭私語其子同之婦劉曰姑老且病而堅誓若此我若遠去誰當養之我則留汝宜亟去劉應曰母旣留兒寧忍去母而遠去乎且向傳寇至皆訛言幸俱留不死未可知也遂皆不去未幾九月十二日寇果大至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一  
猝入邑城民懼殺辱號呼震驚遠邇蕭語劉曰吾義不污賊手卽趨舍後自投其井中劉繼之遂俱溺而殞已而隣婦鄧氏陳氏又相隨自投亦俱死皆劉氏婦也劉楊媼也蕭氏未死時陳嘗往來語及時事輒相嘆莫知死所蕭指井謂曰設不幸吾當赴此而已陳曰然吾亦當與子同歸爾及是果然比寇退同乃負屍出葬井之傍又五年同亦遇害於亂又三年楊君亦卒又四年辛亥月日同之弟起乃克奉蕭氏之柩改葬于其邑東南雲亭鄉荷塘之谷而以劉氏附其右里中父老咸嘆息以爲其死有足悲也相與表之曰蘭陵烈婦之墓而求余文諸石焉嗚呼蕭之不忍去其姑孝也劉之不忍棄其姑亦孝也然皆卒以死焉何也知其不死之必辱也知其辱而生不若死之潔也知其辱身之爲不孝大也然而粹

急之計已定于平時臨難之酬不愆于素議世有食人之厚祿任人之重寄至於一旦知及之仁不能守者聞蘭陵之風寧不少知媿哉霖竊謂二婦之烈皆成於孝旣爲之說又爲詩以咏之千載之下有過是谷得斯文于叢蒿斷甃之間而諷焉庶幾其猶足以敦薄而起懦乎同夙慧勤于學而敏于文故其死也先生長者尤惜焉詩曰衆萬有生人性緊貴惻隱爲仁羞惡爲義仁形則孝義形則貞夫孰匪然明有弗誠奕奕蘭陵族我西昌有齋者女來配于楊旣劬旣久育子以家寡媪在堂有疇其疇惟姑我母寢作膳服事之十年匪懈逾篤鄰有大盜訛言拂馭姑曰我老誓弗去逃盜不可虞姑不可棄我棄而他養則誰繼盜猝而至咆哮暴淫何以自潔褰裳蹈深見盜而辱死不蓋恥孰與不見全婦之美婉婉弱

西漢志 卷一百五十一  
婦亦牽我裾牽之不可奮袂與俱孰不期死犯患弗違孰不期貞以死殉之烈哉二婦決義處仁凜然生氣赧彼為臣父老咸言出涕猶憾何以旌之不磨者石石也可磨山也可夷於戲不忘其以是詩

讀書巖亭碑

王德淵

夫古跡之傳世因大賢而得名奕世之後廢興顯晦之不可必幸與不幸係焉幸者如謝公之墩值荆公而名愈彰不幸者如李靖家廟鞠為楊氏馬廐遂泯滅矣彭澤縣尉解後之讀書巖始者前宋時眉人石振字興宗作尉於此攜其三子就巖讀書黃太史訪興宗遂為親書三字曰讀書巖當時名賢卿士大夫題詠旁午珠璧交映自宋迄今兵火不知其幾遂使絃誦之地委于榛莽之墟今縣尉和仲寬來莅茲境入

居廨舍按圖經尋勝跡剔刷苔蘚芟刈蕪塞復舊觀而一新之又構六角亭于巖之前志復古也仲寬廣平儒者用孝廉舉起踐仕途退公之暇挈其子遊憩巖亭口吟手披不知老之將至時年七十四矣其與興宗石君異世同符氣類感召夫豈偶然也哉予適奉使弭節龍興仲寬達書請文其新建之碑予竊思惟上行下效風行草偃和尉父子既已朝夕讀書而不敢犯法人倫明而盜賊息矣終之犬足生菴訟庭多草綠林無警赤棒不施者巖亭之功為不細焉予又聞古之大人先生亦有讀書巖仲寬知之乎以雲霄為亭以星月為燭以彭蠡為硯池以匡廬為几格卷其帙則為閉藏之冬舒其帙則為發生之春不敢高誦恐驚天下之耳不敢多傳恐駭天下之目大小雖殊其言似誇無是事而有是理然乎不

然君其簡諸子虛不識可得一首肯否既為文一章又附之以銘曰彭澤尉司于江之湄于山之隈維石巖巖讀書有龕魯直字鏡前有興宗後有和公臭味則同韜刃捲旌盜賊清寧文化大行後來者誰修葺為宜勿荒勿嬉江山變遷亭碑屹然芳名永傳

西江志卷第一百五十

西江志卷第一百五十一

藝文 碑三

明

金谿孔子廟學碑

宋 濂



金谿縣令李子敬修建孔子廟學成廟之殿及戟門皆仍其舊罅漏者補苴之黯昧者丹堊之學之倫堂廟之西東廡與夫肄業之舍皆新作之倫堂為間者三崇二十又二尺縱視崇而弱其二尺橫視縱而強其十尺肄業之舍為間者左右各三兩廡視舍其數各再倍之經始於洪武七年八月至十月訖功嗚呼元季兵亂邑廬盡毀而廟學巋然獨存是固有相之道而賢大夫復能汲汲為此可謂知化原者矣助其成者縣丞楊乾主簿劉祺典史喬思道子敬既相率釋奠已使

教諭曾易徵文於濂濂序其故而系之以詩廟學緣起若三  
遷之詳則舊記存焉詩曰金谿之山翔躍猶龍下有學宮靈  
氣所宗篤生大賢惟我陸子究明本心遠探聖髓其道朗融  
白日青天纖塵不驚萬象著懸矧茲鄉學可不亟圖孰其興  
之實邑大夫機動籟鳴泉赴川增其從之者緝緝繩繩三月  
之間用幣告成龍礎鳳甍文棧丹楹氣象改觀煥乎聲明人  
亦有言有詩有書有齋有廬式寧其軀匪居之爲娛前軌是  
趨念此小邦文物則衍其氣夜發星流虹轉學子翩翩期文  
之顯匪文之爲勸惟形是踐我作我詩爲勸甚力聖謨孔彰  
萬古一日有赫其臨敬之無斁

贛州聖濟廟靈跡碑

聖濟廟者初興于贛漸流布于四方所在郡縣多有之神蓋  
姓石氏名固贛人也生于秦代既沒能發祥爲神漢高六年  
遣潁陰灌懿侯嬰畧定江南至贛贛時屬豫章郡與南粵接  
壤尉陀寇邊嬰將兵擊之神降于絕頂峯告以克捷之期已  
而有功館神于崇福里人稱爲石固王廟唐大中元年里民  
周諒被酒爲魅所惑墜于崖下符爽行賈長汀舟幾覆咸有  
所禳諒卽返其廬爽見神來護之於是卜貢江東之雷岡相  
率造新廟壘石爲像奉焉相傳廟初建時天地爲之晦冥錄  
事吳君暨司戶蕭君令康黃二衙官先後往視皆立化二君  
亦繼亡逮今祀爲配神云自時厥後神屢顯嘉應州之東北  
有二洲曰藍澗曰乾渡每當長夏水易涸隱起若岡阜舟楫  
不通宋嘉祐八年趙抃報政而歸適溝焉亟徼靈於廟水清  
漲者八尺清漲俗謂無雨而水自盈也元祐元年夏五月不

雨徧崇山川弗應郡守孔平仲迎神至鬱孤臺燭未見跋其霖傾瀉四年東城災風烈火熾將延於庫庾林顏正佩郡章急呼神曰盍憫我蒸民俄反風滅火六年復災耄倪遙望雷岡而拜月明如晝忽陰雲四合大雨驟至虐燄頓息建炎三年隆祐太后孟氏駐蹕于贛金人深入至造水髣髴覩神擁陰兵甚衆乃旋紹興十九年鄱陽許中爲郡欲新神之宮召大姓二十人立庭下諭之衆推張銳郭文振心計開敏宜爲糾率二人謝不能許乃分一番紙如其人之數書二爲正副字雜封之令自得墨者職如書各取其一開之則得書者二人也衆以神與心通不日而宮成二十七年禁兵合山寇據城逆命子女玉帛驅輦殆盡高宗命都統制李耕殲之陰霾挾逆風爲患士卒弗能前耕私祈焉頃之風順天朗一鼓而

城平自是王師南征無不祠以牲牢乞陰兵爲助者淳熙十六年歲當大比州人士劉文榮以夢徵于神夢三十人執高竹而立因更名筌遂入鄉選嘉定十年夏大霖雨江水暴溢城不浸者三版民懼爲魚泣禱甚哀水尋退亡害紹定三年黥卒朱先率其徒陳達周進蔡發以叛有旨除荆襄監軍陳塏提刑江西仍護諸將致討夜駐廬陵夢神告曰先將竄番禺爾宜速圖塏密命胡巖起李強疾趨至贛合三寨兵戮之淳祐七年湖南夷獠曾甲嘯衆唱亂聲搖江右部使者鄭逢辰檄王舜進攻如有神立青霄上兇徒沮駭卒就殄滅九年安遠崔文廣爲變倚石壁作窟穴潼川姚希得來持憲節駐兵守之久且弗拔寇見雲中若旗幟飛翻其膽遂落渠魁乃擒景定三年郡有黎氏獄胥吏受賕擄掠良民使之承左司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一 三  
吳革疑焉神告以兆卒白其冤元至元十七年閩卒張彥真  
入廟舌吐數寸足懸半空自述其陰私頗悉類有人鞠讞之  
蓋神之顯靈其事不翅數百而於兩暘疫癘之禱驗者尤夥  
備見於唐宋碑碣及嘉濟實錄濂唯各舉其著者書之所不  
書者可以例知也宋寶慶間莆田傅燿爲贛縣東尉豔神之  
爲撰爲繇辭百章俾人占之其響答吉凶往往如神面語之  
者此亦陰翊治化之一端也吳楊溥時以神能禦菑捍患有  
合祭法署爲昭靈王宋五封至崇惠顯慶昭烈忠佑王賜廟  
額曰嘉濟元三易封爲護國普仁崇惠靈應聖烈忠佑王復  
更之以今額其褒揚可謂備矣至若高宗所賜赭黃袍纏絲  
碼礪帶及南唐李煜五龍硯至今猶藏廟中云濂稽諸經國  
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士有疾病則行禱於五祀先王必

以神爲可依故建是祠祀之制也世之號爲儒者多指鬼神  
於茫昧稍與語及之弗以爲誣則斥以爲惑不幾於悖經矣  
乎有若神者功在國家德被生民自漢及今孰不依之雖近  
代名臣若劉安世若蘇軾兄弟若洪邁若辛棄疾若文天祥  
亦勤勤致敬而弗少怠是數君子者將非儒也耶何其與世  
人異也濂初被召而起神示以文物之祥後果入翰林爲學  
士心久竒之今故特徇祝史韋法凱之請爲撰靈跡碑一通  
使刻焉或謂高帝未嘗伐粵第遣陸賈賈壘綬立佗爲南粵  
王濂按傳記所載嬰之畧定豫章在六年庚子佗之稱臣在  
十一年乙巳其未臣之前惡知不來侵境而嬰擊退之耶恐  
史家以其事微故畧之爾敢并及之系之以詩曰神雷之岡  
翠嶽嗟五螭天矯含精徽崇祠四阿儼翬飛像變翕輭五采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一  
施陰爽襲人動曾颺發祥傳自炎劉初粵氛侵徼告捷期豈  
或天星隕魄爲降靈于人贊化機以石爲氏理則宜大中卜  
遷墨食龜有聲颯颯達四垂風霆號令疑所司斥逐厲鬼暘  
雨時禾稷穰穰歲不饑編氓鼓腹酣以嬉建炎火德值中衰  
宮車駐驛贛水麋完顏黥卒大步追神兵暗樹雲中旗卷甲  
疾走如竄狸莫徭嘯呼引獠夷禁軍荷殺據城陴屠劉壯健  
到嬰兒威神有赫助王師一殲兇豎無孑遺貢江水落洲如  
坻巨舟皆膠牢弗移鞠躬再拜叩靈墀赤日火烈雲不衣洪  
濤清漲沒石磯陰翊王度功何疑紫泥鸞誥自天題爵爲真  
王手執圭風馬雲輿時往來赭袍籠黃帶纏絲五龍寶硯角  
鬣竒襲藏山中夜吐輝陽陰幹運無端倪焄蒿悽愴如見之  
休咎有徵神所持委以恍惚邈難知奚不來索庭中碑

### 重建繩金寶塔院碑

南昌之城南有佛刹曰千福相傳唐天祐中異僧惟一之所  
建也當經營之初發地得鐵函四周金繩界道中有古劔一  
舍利三百餘顆青紅間錯其光熒然於是建寶塔取舍利藏  
焉改千福爲繩金塔院落成之日爇栴檀香香氣鬱結空濛  
中僧伽大士顯形於其上正與塔輪相直萬目咸覩君子疑  
異僧蓋大士之幻化云初郡多火災堪輿家謂塔足以厭勝  
之已而果驗宋治平乙巳知軍州事程公某以其有關於民  
最爲吉徵鳩錢二十五萬修之紹興庚午尚書張公某來佩  
郡符復倡衆游葺之一日塔影倒現於治工游氏家上廣下  
銳層級明朗寶輪重蓋一一具足元至正壬寅戎馬紛紜院  
宇鞠爲樵翳雖茲塔巋然獨存瓴甍亦且摧剝殆盡乙巳夏

六月院僧自貴與弟子匡弘同袍善慧各抽衣孟之資荆庫堂於東偏日夕以興復爲已任國朝洪武戊申夏四月清泉蘭若僧道溟與前三比丘披伽黎衣手執薰爐向塔前發大弘願曰惟塔廟之建起信心而入菩提今廢壞若是不可以不圖溟等誓盡今生爲之惟威力加護焉誓畢持曆走民間施者多應其月癸丑衆工皆興趨附如蟻忽有鉅甃自顛墜稠人中咸無所損傷又明日乙卯五色光起塔間圍繞良久而沒冬十一月某甲子塔完塔凡七成各六稜環以峻宇前敞小殿以奉僧伽大士欄檻堅緻洞戶玲瓏簷牙翬飛寶鐸如語觀者以爲帝釋天宮所造化現人間已酉春正月道溟示寂匡弘等歎曰院役其可不終事乎益聚施者之財於冬十有二月造釋伽寶殿一所搏土以肖三世諸佛殿後復

構屋三楹間直達僧伽之殿中堦曼殊師利普賢觀自在三尊像莊嚴巖巖岫從壁湧出挾以兩廡前至于三門門內甃以方池紺綠可鑑一如大伽藍之制訖功之日則甲寅冬十一月某甲子也惟我如來弘開度門樹塔立廟所以使其見像起信信爲一切功德母萬善皆自此生非徒聳觀瞻而已也矧能助地形之勝消弭災害陰隲生民廢而不興是豈人情也哉道溟之與三比丘精進弗懈終能遂所志而後止非其才有過人者不致是也匡弘等不遠千餘里來請予記因爲歷序其事而係之以贊曰稽首大慈父利益於羣生寶塔之所建種種諸方便聳起霄漢間有如蒼龍角人有遙觀者至誠皈命禮不待登伽藍已足攝驕慢所以四大海無處不建立異僧何國人杖錫來洪都指地發鐵函中有舍利羅光耀

奪人目其數過三百封緘重瘞之樹塔鎮其上四衆方作禮  
香霧空濛中乃見僧伽像作彼慈憫相身被鬱多羅手執青  
楊枝欲開甘露門以解熱惱故成壞雖相尋神幻終不滅影  
倒冶工家下銳而上弘化導於衆生示以順逆故忽遭戎馬  
興鞠爲榴翳場巋然撼風雨中有不壞者溟等發弘願誓加  
莊嚴力熒熒五色光出現于塔表萬目皆瞻仰以爲未曾有  
施者如川至不日告成功欄楯互周匝洞戶各軒敞帝網日  
交叅寶珠仍絢爛繪畫諸菩薩以及天龍象擁護於後先生  
獰若飛動自茲彈指間湧殿及崇閣一一皆現前鎮茲清淨  
域福徧一切處畢方不敢見永無鬱攸孽人見有爲迹不知  
皆無爲會事歸一心無非無上道我今作贊辭筆下起樓閣  
內有無縫塔光覆大千界一涉思惟間即墮外邪見

### 進賢朱府君碑銘

先王之法不行於後世道隱民散仁鄙壽夭貧賤強弱爲吏  
者多弗暇問于斯時也百里之邑苟有忠信之士聳善扶誼  
以裨助於政教不亦空谷跽音之可喜乎如府君者誠可銘  
已府君諱志同字興可姓朱氏進賢朱方里人曾祖仁無嗣  
其妹適宋進士豐城袁某生梓梓遂來爲仁後府君之祖也  
父粹中字幼純漕貢進士有材畧德祐世變能聚兵立堡以  
衛一鄉寇鋒不敢近府君天資亮直尤好赴人之難科繇或  
不平視其力單者攸助之間右作威福鉗劫細民不敢少吐  
氣府君奮然爲直於上官人人敬畏不敢作非義事縣大夫  
聞之嘆曰是剛介不羣者也是有補政教者也遇以賓禮民  
間利病必一一詢之府君爲之傾盡邑以治最聞天曆己巳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一  
歲大儉民有菜色部使者行縣延府君于庭叩以勸分之策  
府君曰進賢雖小邑其藏粟者何翅百家計其飽妻孥外有  
餘則輸于官分給餓夫使者一謦咳間所活數十萬不難也  
然示之以至仁布之以大公衆將樂於從化願力行之行之  
當自志同始使者曰君言是也命即爲之三百里間無填溝  
壑者府君義聞彰著監察御史有嘉其能者首以茂才薦府  
君自度不能隨俗浮湛力辭不就築室白湖嶺之下鑿池種  
樹若將終身揭文安公爲扁堂曰真村文白先生范公亦爲  
賦詩江右學者多傳誦府君篤於訓子闢館舍聘名師使其  
子渙就學族姪子弟貧而無資者悉聽已而渙學大進如水  
湧山出復使裹糧遠遊以充其學識束脯裝錢之費雖鬻產  
給之無倦色不幸渙早世府君嗚嗚而泣復召諸孫夢炎訓

之如訓渙夢炎晝夜奮勵雖寐不敢忘學既成登至正辛卯  
進士第奉觴爲壽府君喜曰爾不負吾所屬望矣元季兵起  
夢炎奉府君辟地南昌之蜀溪未幾以疾終癸巳春正月某  
日也壽六十六秋八月某日始自蜀溪奉柩還葬白湖嶺之  
白楊阮初府君愛白楊風氣回旋有卜藏兆之意及是見夢  
於人曰吾將寧魄此地矣衆咸異之府君性耿介人有過必  
詰責之雖面頸發赤不少恕家政嚴肅闔門千指罔敢有違  
教條其於勢利紛華之欲則澹然無動於中鼓琴吹簫酣咏  
水光山色間不知老之將至也娶藏溪吳氏子男二長即渙  
卒時年三十五能古文辭虞文靖公甚器重之遺橐若干卷  
門人袁鑣鋏梓以傳次紹信後府君四月亦卒孫男六曰和  
曰夢炎通歷代文獻之學如指諸掌禮樂家賴之曰良曰厚

曰碩曰惠曾孫九府君葬二十五年濂待罪國史夢炎官于儀曹實與之同朝夢炎自狀府君行持來告曰李翱有云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夢炎竊爲此懼願君子有以昇矜之墓門有石亦既琢而礪之矣濂不敢辭銘曰剛腸斥邪勁弗折一見未語心已惕庶幾今逢古遺直義門如泉漸洋溢勸分有策昭厥績繡衣使者加薦辟堅卧不起志非激膏肓久矣縈泉石少微星昏風夜黑白楊有祥闕元室孰不實涕何嗟及有孫文章成五色君子於茲觀世德

至元長慶寺碑銘

有序

危素

逸叅學諸方歸而愬于有司時必大有聲勢卒莫能直乃嘆曰興廢有冥數吾俟天之定而已大元至元某年有詔若曰業故屬僧而有冒之者悉以還于是了逸與其弟子紹安愬于官事遂直始必大欲盡滅寺之可驗者惟紹聖間所鑄鐘擊不壞人言實以土則壞實之又不壞父老尚能憶云然則事之興廢有非人之所能爲者天也已而了逸老且倦矣紹安又少乃招波源資福院僧本涇協力以卒事遷其寺于舊基之東若干步法堂成加至元二字長慶上志復興之年也明年三月了逸卒遺命本涇紹安爲兄弟本涇居寺東偏而西則紹安居之次主寺事周三歲復始二人謀各任其力大德十一年三月本涇作佛殿明年殿成而本涇沒明年紹安建東西廊僧堂賓館其弟子允禮作鐘樓懸舊鑄鐘延祐六

年紹安作三門至順四年重作法堂允禮命工丹雘之始至  
治三年寺僧集議披常住田若干儲其入以理寺之未完者  
元統二年紹安披已田若干備燃燈之費于是命其徒來道  
其始末且曰有是哉興廢之難也五十餘年始克卒成先師  
之志無文字刻之金石以傳示後人何能知其難也因諾而  
叙之并爲之銘曰出世之教雄哉覺王高棟朱甍焜燿相望  
惟此精藍勢家攸壞洪鐘獨留神明罔昧天帝尊佛播告恩  
言俾爾豪右歸其土田是時起廢昉自了逸曰涇曰安克思  
紹述耽耽言言妥其神人考鼓撞鐘達于昏昕耆老來視愕  
茲壯觀慨昔咸淳井泥路斷嗟爾學人爰止爰廬後千百世  
暇食安居觀照知根密契佛祖巍巍楞伽厥施斯溥沛茲甘  
雨發其萌芽祝我聖皇壽同河沙南康之石其平如砥刻此

銘詩以告來裔

鄔子砦巡檢方君去思碑

諸州判官縣尉巡檢之設職捕盜也官甚卑職爲甚要巡檢  
尤卑盜之始獲多自巡檢始其治所當荒山絕海去大府必  
遠其官無佐貳自非明慎者焉可保其獄之不冤哉議盜之  
刑重者至於死其可忽諸昔者廷議儒學官在吏部者已多  
俟代者常十數年許借爲巡檢逢掖之士往往以爲一旦去  
俎豆負弓弩不幾于自待之薄者乎然國家之意豈不以爲  
職之甚要則用不可非其才儒者于修己治人素嘗習之施  
之天下猶可矧巡檢一方其難易較然矣故有志之士恒不  
小其官而樂爲之固將行其學而已崇卑非所計也彭蠡之  
澤其浸千里進賢縣之鄔子砦適當澤濱先是羣盜嘗據險

自恣行者甚厭苦之九江方君繇藝文監修書被賞典得儒學教授借爲是官盜賊肅清官府無事乃作亭湖上以自休讀書之暇著爲文辭歌咏其官居之樂儒生秀士咸喜從之遊其民益知嚮道彬彬焉趨于禮義他邑之盜亦無敢犯其境矣若是者謂非儒者之效吾不信也閩海元公既辟方君爲掾令調將樂縣主簿去官之三年里父老屬臨川鄧立以書來京師求爲製去思之碑方君篤學甚文而仕日顯異時所書者宜多茲其從政之始故請得而頌之方君名積字叔高其湖上之亭余爲記也其詩曰彭蠡之澤鉅浸森瀾荒茅篁竹盜賊攸棲勁艫高桅其來繹繹憂虞孔多詎寔寢食警曹之設厥秩雖卑以去患害以防姦欺猗我方君出自館閣匪資文章實循矩矱君曰毋亟盜亦吾民何以化之惟義與仁誦詩讀書琴瑟在御弗暴弗苛民情悅豫湖波冥冥風月清明權歌相聞檣影不驚方君去只民思無已述詞于碑以勸君子

永新重建靈應觀碑

劉崧

洪武二年六月詔天下郡邑凡文武官吏各修居第以聚處於公署示民有尊嚴也然官有常數室廬宜無所不備制有常度公地或有所不充由是隘者以闢短者以益規者以方缺者以葺循規奉公無敢或後明年冬吉安府永新縣守禦官俞侯某新作千戶所於縣城之西偏其東適界於靈應觀之故址不足以成制乃并包而營之又明年解宇崇比軍士攸寧政通時和思舉百廢首念靈應觀之未復也乃捐俸若干購民地之曠閒者於公署之東南贖邑民重屋之欲售者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一  
凡若干楹即日徙構其上召故觀之道士吳克仁等俾還居之他日與其幕屬金汝霖孫馴等謀曰凡吾所以爲道徒之居則可矣然疏樸簡陋甚非所以奉神天而昭祈祝也盍相與增廣而圖大之可乎咸曰然以某年月日鳩工庀材前爲正殿若干楹高深廣各若干尺外爲三門夾以兩廡與夫官廳道寮庖庫溷區之屬莫不畢具高敞宏麗有加于前神天赫奕如覩舊觀於是克仁之師祖江元谷今居南昌妙濟觀者聞俞侯之能興復以有成也乃具茲觀創立之始末與興復之歲月來求予文將勒石以爲記按靈應創始於南宋乾道間者法師包守乙初建佑聖閣以崇真武之祀後不知燔廢於何時元至元二十一年邑人周子與等議起廢乃禮請希夷道正譚士寧主其事三傳而至陳震巖慨然有志於更

創首捐經費爲之倡邑士江廷秀劉貴和等共成之命其徒蕭內觀劉洞陽蕭德符等相其役由是締構繪飾輪囷炳煥巍然爲一邑鉅觀矣自至正甲申至壬辰九年之間工甫畢而東南大亂已而兵挺于州觀則盡燬迨乙巳冬月天兵赫臨滌蕩凶穢版圖既入正化聿新爰命新安俞侯領兵以藩扞是邦者於今七年矣撫循士民招徠流竄綜理庶務罔或不周而靈應興復之役所以見於公署落成之餘者蓋內無廢事而外無遺敬者也此非法修令行惠溥誠著其能然乎惟天無往而不在也故亦無所往而不可以致吾之敬昔旌陽許君既拔宅上昇不可得而見之矣鄉人往往即其居近之地而立祠焉祠之所在神之所存也則靈應又焉往而不得也哉惟名存則實存則凡外物之虧盈消息往來倏忽者

宜有不足計者矣矧桑海嘗三變矣而道固未嘗變也天地固未嘗易也人心固未嘗忘也又何患焉此俞侯心也而興復之功為不可泯矣余既述以文乃復系之以詩曰玉京崇崇禾山迤東赫敞下臨靈應所宮厥初虛危降精攝極有歸其閭佑聖是立由宋迄元踰二百年舉廢騫華翕登真仙曾不十霜兵燹告難顧視靈宇土焦石爛龜返于淵鸞翔于天有衍者墟鬱為荒烟瑤圖天闡神聖受命四海一家文武奉政探時拓地作我兵衙爰包絡之廣斥有加我楹我堵我戈我櫓侯曰噫嘻神天曷處乃營閒曠乃購材植工師繪史次第授職如霞斯蒸如雲斯興晃朗屹峨舊觀是仍歲時揭虔水旱來禱升中祝釐邦國是保巽南其峯乾北斯岡水秀以環山靈發祥元宮有焯俞侯所作匪作伊復士民是若幡幢森羅鐘鼓鏗鏘訶以鑱之百世不忘

蕭氏慶源碑

馮寅賓

蕭氏之良嗣斯和既次宗譜集宗親子屬咸秩厥序卒事乃言曰噫遠哉維先世昭德積慶厥宗用啓壽我後人今雖尸列庶姓台德弗克肖而恪勤亦罔敢墜末緒茲不沂源以思紹述其奚以昭來世而飭稚昧欲示永久惟刻金石因具書幣拜手稽首授使者來請予亟不獲辭讓則叙其世次里居起齊歷梁陳隋唐宋至于今所以開慶址源延迪後世斯和之所以劬躬接武承慶于先者有槩有詳而播以聲詩俾子孫益克祗慎嗣休其言曰江左之蕭為鄩侯裔齊高祖道成之後有諱子雲者為梁祭酒棄官去蘭陵卜江西玉笥山居其子鐸因家其土遂為江右蕭氏歷九世逮陳隋唐疊疊令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一  
德相繼休顯衡州司馬處鈞倡業于宋比五世率鐘鼎食暨  
徙居太和仙槎里實宣義郎伯源斯和則其九世孫蕭氏本  
右族連世有德而弗克丕展既蘊必章歸成後人惟斯和伯  
仲益克寅畏敏肅奮思聿紹無遠邇罔有不聲稱無新故罔  
有不怡悅持于家叶于宗以立于時又克原本以教不忘是  
當嗣昌詩曰奕奕蕭宗代有聞賢肅肅孫子惟德罔愆載覩  
宗系載歌我詩以源其慶以達其支爰百千祀勿替引之

豫章許韋二君功德碑

胡儼

豫章許韋二君者晉旌陽令許君江西觀察使韋君也按道  
書許君名遜字敏之其先汝南人漢末其父避地豫章之南  
昌因家焉敏之自少博學于天文地理陰陽律歷經緯之書  
靡不貫通尤嗜神仙修煉之術初得西安吳猛所傳精修不

懈道德口尊乃以晉太康元年起爲蜀之旌陽令表忠孝除  
煩苛開諭善道吏民化服點石變金代民輸賦標竹施水病  
者以甦慈惠之政流聞遠邇感慕之至形諸歌謠既而棄官  
東歸遊嵩陽聞丹陽有女師謚母者多道術往師之得寶書  
符券斬邪飛步之法于是誅海昏巨蟒以除民殃斬江湖老  
蛟以息水患川澤無罔象之虞山林絕魑魅之怪復冶金作  
柱以鎮昏墊環千里之間民物奠安其功大矣韋君名丹字  
文明京兆萬年人周大司空孝寬六世孫唐秦州都督琨之  
元孫太師顏魯公之甥孫也文明以世胄之華又從學魯公  
故其識見才器超于等倫其歷官遷次所至政績具見唐史  
及韓文公墓銘今獨以其觀察江西者書之文明之治江西  
也罷八州冗食以紓民財教民陶瓦以免火憂築堤捍江疏

斗門以走潦水民不陷溺開濬陂塘以灌田疇而民足衣食  
又爲南北市營以舍諸軍歲旱則募人就工而人不病饑復  
爲長衢夾兩營東西七里而人去溼汚凡爲民去害興利殫  
厥心無遺便所以垂裕于後者其功亦懋矣二君於民功德  
若此而報祀不舉豈非曠典歟祭法曰德施于民則祀之能  
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由此而言二君之祀於禮  
爲宜然舉而行之則存乎其人焉按察使臨漳石公璞有猷  
有爲刑清政簡乃舉二君之事封章上聞遂命禮官具祝冊  
每歲春秋方面重臣揆時備物祀祠下諸公奉命惟謹許君  
仍舊觀以祀即鐵柱延真宮也乃作新祠于觀中西北以祀  
韋君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表昔賢沒世之功德舉千載因  
循之曠典達思慕無窮之人心石公之言朝廷之命一舉而

並得之矣儼郡人也報本之心同于齊民既書二君之功德  
又復系之以詞曰粵若旌陽天賦非常積仁潔行規圓矩方  
製錦於蜀豈弟慈祥化金代輸民歸流亡標竹置水沈疴獲  
康作民父母頌聲洋洋解組而歸送者裹糧神母授受金籙  
玉章呼召風霆陰陽翕張毒蟒據穴百里罹殃耄倪感頌君  
心憫傷老蛟變幻江湖茫茫人將魚鼈給我慎卽化犍卧沙  
匿潛湖湘誅蟒斬蛟神化無方耕桑奠居厥功莫量表表武  
陽勛公之孫教育外祖魯公之門高朗振邁出類超羣歟歷  
中外益茂厥聞爰來豫章觀察八州罷除冗食財用以周易  
茅陶瓦民無火憂築堤捍江疏竇走潦水患永息民獲相保  
原野甌窶時罔有秋滌陂濬塘禾稼滿篝生遂樂利斯民之  
休千里湖山惠施仁流元和政績卓然罕儔簡在帝心琢碑

以留歷世滋久浮屠遺丘侃侃石公論世尚友昭茲祀典實  
貽諸後神功休德同垂不朽

晉侍中大將軍溫忠武公廟碑

豫章城南有晉侍中大將軍溫忠武公廟者以公之墓在也  
公咸和初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征南將軍鎮武昌豫章乃  
江州刺史治所也公至豫章親祭徐高士之墓仰其風節愛  
其山川言于朝曰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單車刺史居之事雖  
不行而心實重焉故臨終之日與陶侃書蓋公之葬豫章侃  
從公之意也後朝廷追公勲德將爲造大墓于明元二帝陵  
之北侃上表并公書得停移葬今廟之後有坎隱然實公之  
墓故老相傳舊碑載墓去廟三十步初廟近排岸司瀕于江  
歲久爲水齧今廟徙墓厄矣而舊碑亦湮沒世俗無知者因

訛爲宋司馬溫公豈以公嘗爲劉琨右司馬故耶鄉人歲時  
祀事惟謹有以祀禱者輒不得卜復禱曰廟無碑豈非欲得  
祭酒之文乎遂得吉卜嗚呼公之事載諸史冊章章然輝映  
今古公之精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亘千載猶一日公豈以余  
言爲足傳耶特以余能證其訛耳謹取公之履歷始終大概  
著于後使讀者知公不復訛爲涑水先生也按傳公諱嶠字  
太真河東太守恪之子也初爲都官從事東閣祭酒補上黨  
潞令北平大將軍劉琨夫人公之從母也琨請公爲叅軍復  
爲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  
石勒屢有戰功琨遷司空以公爲右司馬屬二都傾覆元帝  
初鎮江左琨以公爲左長史檄告華尼奉表勸進帝嘉之尋  
拜散騎常侍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明帝即位拜

侍中轉中書令王敦逆謀表補丹陽尹公還都奏之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及敦兄王含同錢鳳奄至都公燒朱雀桁以挫其鋒擊含敗之封建寧縣開國公進號前將軍時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廷疑之公遂有江州之命未幾果反公屯潯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公乃遣王愆期奉征西將軍陶侃爲盟主于是侃率所統與公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直指石頭公又于四望磯築壘以逼賊侃督水軍向石頭公與庾亮率精勇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戰馬躓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其子碩嬰城自固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爲逸所擊求救于公公從別駕羅洞言進攻榻桁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登

公舟時陶侃雖盟主而處分規畧一出于公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戶議將留公輔政公以王導先帝所優固辭還武昌公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帝下冊書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公如故謚曰忠武祠以太牢公之本末如此嗚呼公當晉室之微能以勞定國豐功偉績不獨著于王室而豫章之人不受王敦蘇峻之禍公之利澤深矣公不棄豫章而妥靈于此豫章之人豈能忘公此所以世世祀公而不絕也公之祀因祭法余故表而出之求余文者雛鵬南復作詩以遺之俾與其鄉人歌以祀公其詞曰五馬浮江典午微中原塞擾竟莫支惟公天授豪傑資弘毅有猷復有爲仗劍南來歷嶇崎

翼戴王室昌厥詞羣賢滿朝挹光儀王事靡盬勞驅馳逆敦  
憑陵肆侮欺神器振搖綱紀隳斷桁扼險計出奇指顧之間  
含鳳披凶峻結約逼郊畿乘輿播越徒嗟咨公復奮身舉義  
旗感激將士張國威羽書四發如星飛征西遂下荆南師指  
揮嶽瞻與愆期白石之役天相之殲厥醜類無孑遺策勲錫  
爵同三司廷議所留公固辭旋艫南經牛渚磯犀光下燭號  
蛟螭翩然歸鎮曾幾時奄忽神遊哲人姜遠邇聞赴淚漣沔  
丘墓千載江之湄祠宇雖存人莫知神明昭格於赫曦井邑  
庇庥民實思有牲載俎酒載卮願公朝夕無我違

清潭集虛觀碑

解縉

新淦玉笥山自秦時有九人者避徒役來隱于此後稍稍散  
去數百里之間名山勝迹皆其所占若吉水清潭集虛觀其

一也觀額自唐乾封元年道士高士寧所奏請前白覆之峯  
常有白雲覆之瀑布垂虹亦傳有白雲仙者於此得道自觀  
中出而望之如玉笥然觀後東山綿延如列屏障世傳山頂  
晉時有楊仙于此沖舉石上履迹宛然余嘗遊而見之觀之  
左有北華山之秀其右則清潭白沙澄江如練有漁人數家  
瀨濺濺如鳴琴長松覆之鷗鷺並集於其間雖畫圖之工有  
不能及也但觀相傳為危仙煉藥之所而觀前有亭曰南陽  
以為鄧仙而設余嘗觀玉笥何君六石有太史黃庭堅詩云  
九仙同日上龍湖盡是驪山所送徒惟有鄧君留不去松根  
搯鼎煮菖蒲亦但云鄧君凡丹竈之墟亦皆其所遺也而石  
又獨云何君與詩不相應又疑鄧乃何字之誤抑二君固在  
九人之列歟夫所謂仙人固能往來人間又以清潭集虛山

水之清華若此安知九仙者不嘗往來而至于斯歟觀之興  
造在宋猶盛殿堂樓閣巖巖翼翼長廊曲徑與複壁重門相  
爲掩映誠齋楊文節公題字具存余嘗過之未嘗不周回觀  
覽而慨然弔古於斯也其諸老宿若歐陽紹先黃通言李道  
一劉如雲皆能修葺觀宇以爲其徒庇依入國朝住持道士  
周若川班首若愚知觀李希白郭尚陽皆能自樹立觀爲藂  
林東西道寮之盛又有過于前者而未有記也永樂五年某  
徵爲神樂觀舞生以記爲請余未暇也又明年而成之奉詔  
來京師循裡事畢將歸具觀之始末復以請乃爲之記而系  
以詩曰洞天郁郁仙所都避秦亦有驪山徒九仙同日上龍  
湖世傳此事應模糊漢皇求仙溫詔敷築壇除道通蜀車玉  
笥天降仙冠裾環山百里草木萼清潭上有丹鼎爐危仙陟

降來此圖有唐中葉誰所廬大寧高君起集虛白沙翠竹相  
縈紆瓊林瑤樹枝扶疎文節大書照金鋪鸞停鵠峙霞采俱  
塑像儼若天神趨觀者起敬神怡愉祈靈集禧災害除上應  
列宿斗牛墟萬歲永奠東南隅

重修福田明覺寺生佛道場碑

雩都漢縣也灌嬰城在焉山明川秀地旺物繁德人善教藏  
席其間如是我聞福田明覺寺去城百餘步環山洎疇勝甲  
於邑蓋福田寺之總名統其間者十而明覺爲稱首近額也  
在寺之東偏本始自梁天監至唐末五季有僧姓吳諱文祐  
家于信豐聞贛之岷山秀異杖錫扳躋蛇馴虎伏樹剝而居  
久而去之遂止于雩是時明覺曰僧伽院文祐主焉人稱爲  
吳僧伽云佯狂市肆葷酒無嫌由是爲人驅逐一日竄其園



竹間大呼竹將爲帚未幾林竹枯死人始驚異邑人曾德泰垂老無嗣萌意飯之款其門言當有子已而果然有孫德峻者之汀州武平謁定應禪師師曰雩陽有佛僧伽吾法弟也寄之一扇舟還艤岸僧伽迎問而徑取之由是昔之笑侮者皈依詈逐者媿悔而皆號爲生佛矣至祥符已酉六月遍辭交友無疾而化邑人不忍火之塑而祠焉至于今不壞化之日邑人丘繼茲遇于蜀之河梁問言疾應傴僂風趨追之不及繼而數有見焉化身髮鬢嘗生邑之人士水旱疾疫凡盜兵不測之災祈感響畲嘗有狂賊縱火方然望寺而滅又時毀寺恍惚遇佛投刃而拜凡此功德利潤雩人不可殫紀傳之父老刻之金石其可信也已可謂靈也開禧勅封靈濟大師嘉熙加封慈祐咸淳加封慧應至于六字可謂顯也嗟夫

僧伽遠矣有作于前有承于後不其大可喜歟自元盛時寺祖師榮昌三傳爲都綱廣御徹今了明師法號秋月姓陳邑之著姓洪武壬戌天子命爲僧會以金剛智慧積山海功因有維新撤舊之功於時火自御書閣延燒而生佛巋然獨存蓋圯壞宜易維天維佛所以啓明師成此勝事也故曰不有廢者其何以興非歟善哉於是捐貲不吝叩善咸施殿堂門寢樓觀廩溜一新其故初寺有林竹巨竿後已枯死生佛化去有竹生其牀下行而益茂中絕者久之今鬱然滿山皆非偶然是可書也舊寺三門有唐咸通三年記李少鴻書宋嘉祐元豐有王鴻記各一通開禧勅封一道石刻具存余初來贛見有坊曰生佛怪而問之少長爭言昔吳生佛化來此出門不見因已嘆異及來雩陽予友彭君子信偕邑人士孫君

西江志 卷一百五十一  
思遠倪君直籍籍言其故且曰了明之善承也予質之老成  
郭公銘善廣文黃輔君佑示其所記是用立碑以昭無極詞  
曰西方有佛言湮迹遠中州生佛諸佛之選岷山竒嶽棄而  
弗閱霄多善人可以誘說猗嗟福田寺將千年有緣明覺佛  
來處焉放浪佯狂變化無方或亡或存或穢或薌久而益著  
信及懵庶滅而長存以福其寓當其在世慈愍利物捍患禦  
災有永無歇每歲六月不以蒸熱填門軋銜白首髻結來拜  
祁祁佛母我違有憑有處了明之爲祇園布金梅檀作林霄  
多君子幸聽予箴禍福無門吉凶相尋常如敬佛即佛是心

勅賜廣福寺碑

楊士竒

宣德六年十月僧錄司覺義集慶重作廬陵淨業寺成因召  
對以聞上嘉之賜寺名廣福又賜璽書護持集慶既拜受命

求余文刻石用榮上賜於永遠嗟乎廣福之義大矣哉仰惟  
皇上聖德如天地化育凡物之肖形兩間者皆欲使之生遂  
鬯達而况於人哉蓋無間華夷遠邇之人皆欲使之得其養  
不失其性優游於春風和氣之中此堯舜之心覆載之仁也  
佛之教在於絕嗜慾務清淨而求諸內其始以爲己焉耳及  
其成也因推以化人如從其化由其道專用其心於恬澹寂  
寞可爲淳古無事之俗而吏治可簡刑罰可省矣明君仁主  
之重其道意亦有在於此歟廣福在廬陵城西一舍許之高  
峯山與行思禪師青原寺江東西相望故名刹也數廢而興  
既毀于元季之兵久未有復者集慶郡名家陶氏子生十年  
父命從釋禮寺僧方升爲師十五師卒即有志卓立圖興復  
寺宇術者言後當有大遇寺乃可復遂出游京師進其業於

南洲洽公講下後轉涉吳楚沂巴峽登岷峨而至滇南其所見聞益廣造詣益深矣征南將軍黔國公厚禮之太宗皇帝聞其名驛召至京集慶兼精郭景純地里術仁宗皇帝試其能並蒙獎重獻陵之建集慶嘗預效勞用受知于上獎賚益厚嘗自陳臣受父命從釋臣惟一兄今傳兵籍遠戍而父母乏祀惟陛下矜憐之上憫其孝特命削戍籍復民業集慶又自念高峯吾所自發身也奈何而忘棄源本悉倒橐資暨善信所施付其徒圓昭以興復三年而成殿堂門廡高明弘壯加于舊規像設崇嚴采繪鮮麗凡幡幢法具鐘鼓之樓禪誦之庭及庖湍廩庠靡不完具至是遂承天寵之厚蓋衆以徵夫大遇之言而歎其非偶然也余謂集慶篤於其親可以爲仁汲汲致力所發身之地可以爲義仁義修而福應至此自

然之理亦奚必術者之能言哉集慶別字雲海其學辨博兼通儒旨闡爽豁達叢林之傑也余既爲文諸石又係之以詩云大江之西吉維侯邦崇峙宏流靈淑有鍾明德碩才前騫後翥逸而方外翹翹繩武言言梵刹千百其區宅勝擅幽輝煥雲霞高峯之宮越歷千祀東岡左環西溪右迤屢圯而興有維有持于今興之自雲海師高明爽塏恢踰往度雲海之勤亦有善助帝聞嘉之廣福錫名爲福伊何惠于羣生覺之悟之蠲滌迷妄導其清淨亦迓靈貺奎章龍文有來自天爾飾爾徒以愨以虔晨鐘夕鼓粲其寶所爾進爾修孰其爾侮皇仁如天曠代所希嗟爾雲海何以致之愛親者仁重本者義上副皇心寵示表勵岳靈拱衛佛日照宣皇明一統帝壽萬年

移建饒州府學碑

楊榮

聖人之道窮天地亘古今而益顯故聖人之祀亦窮天地亘古今而無間蓋其爲道大而君臣父子之倫微而日用常行之理不可一日而無者也苟一日無之則人之道幾乎熄矣若是則享祀萬世與天地相爲悠久也不亦宜哉洪惟聖朝疆土之廣亘古所無郡邑皆有孔子廟而尊崇之典享祀之儀自漢唐以來未有若是其盛者列聖相承法孔子之道以弘堯舜之治者先後一揆屢詔天下修理廟學所以隆報本之義也饒江右名邦宋范文正公守郡時建廟學于城東東湖之北迄元之季燬于兵燹其舊址鞠爲丘墟旁近之民冒爲己業洪武初郡守陶安弗欲窮其民乃即桃源山麓而改建焉中大成殿以祀先聖高明宏敞足稱觀瞻歷歲既久風

雨震凌日就傾圯宣德改元建安程賜領教授以修復爲已任當事諸君咸贊成之僦木石陶瓦甃百需咸具乃諏日興作民之富者捐貲貧者出力趨事赴工廟貌灑然一新視昔加嚴賜嘗以較文闡來京師請予記其事將鑱諸石既記之而復系以詩曰大哉聖道垂千萬年祀事之隆隆古則然矧惟聖代興學育賢春秋二時薦裸益虔饒實名郡大江之右有廟翼翼歷歲滋久猛雨斜風棟摧桷朽弗稱具瞻有愧官守丕隆報稱厥有明命赫赫若臨敢不祇敬僚案協勞民工趨令易朽爲堅支傾以正棟宇山立輪奐翬飛莪莪其嚴肅肅其儀拜謁有位釋奠以時聖神洋洋儼若在茲師表萬世先聖之道惟其大者曰忠曰孝咨爾饒士是則是效俯探聖謨仰瞻廟貌粵有貞石勒詩以告饒人勗哉恪遵聖教

重修寶臺觀碑

金幼孜

距贛東七里許山秀而峻水清而迅居民列闔闐而處者如  
躔次如棊布如喬林森立如霧滃而雲矗信古虔福地也五  
季之亂邑民痛於疫癘禱祠無所驗有天台氏以邑之汶山  
至德觀丘真人之徒曰曹僑年鍾居厚者能以其術役鬼物  
濟人人遂迎而致之以祛所痛衆既康食不忍去二師朝夕  
則相與即贛江之濱鎮市之中背陰而面陽建道院以居之  
宋治平三年始克迄工名之曰寶臺觀于時講道有堂藏經  
有閣祝釐有殿幽榮有壇於凡門廡寢室庖湑井竈靡不備  
具元末燬于兵於是向之勝迹鞠爲茂草已天朝洪武初道  
士謝蘭石與其徒謝瀛洲慨前規之零落乃相與披荆棘翦  
蕪萊畚瓦礫除榴翳經工庀材圖復其舊歲己未正殿及前

經樓成辛酉山門成辛未東經堂成癸酉法輪寶藏成己亥  
前殿左右廡真官祠偕成績二十餘年而規模大觀幾復其  
舊既而蘭石瀛洲相繼淪逝完美之任乃諉之丹霞氏焉丹  
霞瀛洲高弟子也蓋能委心力捐貲財裒施金以建功德勤  
勤焉幾三十年而前後崇真之殿通明之閣丹霞之洞天清  
虛之壇法靖朝陽之軒雲饌之廚鼓鍾之懸延賓集真之所  
始克就緒其時同志之士若劉道常陳元綱張元理劉仲江  
皆能經營贊理殫力竭慮以相其成於是寶臺之偉觀巋然  
一新非復昔時可比矣既落成郡守建陽張珂將爲琢石立  
碑以圖不朽乃命丹霞具興繼顛末來請文於予予嘗考之  
圖志江右山水名天下古虔居江右上游際閩廣之交扶輿  
磅礴之氣或凝而爲層岡融而爲洪流散而爲人物其奇絕

怪古鬱積而不得盡洩者又往往爲靈異窟宅若寶臺者其  
天作地藏又所以名江右而最勝以爲有道者洩耶觀之蘭  
石瀛洲之精勤至道丹霞之葆嗇冲虛所以增重元門而爲  
山水之光者蓋可見矣傳曰地因人而勝其斯之謂歟丹霞  
邑之梅林人字清虛姓桂氏貌清而行潔神閑而志完自少  
知讀儒氏書及寓迹道流又盡得其師之學曩歲嘗被徵纂  
修永樂大典及今再領祠事登玉籙之壇式能光闡宗風敷  
贊妙元以不墜其教吁信可謂賢也已余既次第其事而序  
之俾觀者有所考徵復爲之銘以遺其後之人銘曰牛斗之  
墟參井東控甌際越地鎮雄虎頭峭拔金芙蓉錦屏十二連  
崆峒章貢之水貫當中勢挾江漢俱朝宗寶臺福地清淑鍾  
天設地藏神所宮越從五季司禍兇毒流痛結民命窮汶山  
異人參化工祛逐鬼物麾蒼龍拯墊汎焯揚清風師席攸止  
民景從琳宮瑤宇禋祀崇誰其燬之元祚終皇明典祀嚴寅  
恭規模壯觀夙昔同披榴畚礫芟蒿蓬蘭石高士瀛洲翁丹  
霞紹述志逾攻堂構弗負勤垣墉載丹載牖金碧重樓觀突  
兀摩青空仙輶星槎南北衝揭虔秉慮來憧憧農工台背髻  
亂童晨鐘暮鼓粢盛豐宅山翠琰新琢龔螭首蟠結龜趺隆  
丕示功載昭和衷萬年香火皇化隆刻文有光齊景鐘凡厥  
來裔希元宗

興學重修孔子廟碑

陳謨

洛陽賈侯思復繇明恕廉勤擢知興國縣視篆既月爲吳元  
年永惟將隆化本必厚教基惟是獲上信下悅近來遠形之  
而動神之而宜惟聖訓焉是依乃相廟學有其廢莫或舉者

有其敝莫或改者有其違莫或正者大懼無以尊明祀示永久舊制櫺星門孔道抵城濠端直平豁宋元間民侵沒且百年望宮牆者窘仄由徑不良于履視前尹屢規復屢沮侯力復之會部使者至民復有沮者侯指陳益力使者周觀大是之肆得以闢乃加甃焉夾樹仞牆雜植佳木參差蔽虧外伉揔門丹碧翬騫內浚泮池芙蓉槐柳停陰清漪壓以飛梁俯以亭檻觀者改觀兩廡從祀棟宇震凌者易粉墨蕭瑟者煥禮殿冕服采色彰施削去不度章數等威折從禮典舊有三程祠伯子叔子立侍倣先師位改侍坐焉舊闕文昌祠規講堂左築宮闕像設焉勒孔子像于貞石籩筐俎豆尊壘坫爵百爾器備肄習有齋燕坐有席庖饌有舍祭器有所垣庫者崇甍壓者植甃闕者補渠壅者通自一瓦一桷罔或䟽圯此

一役也侯倡之次年主簿王君繼先實來聰敏練達併力一心贊幕胡君德中相協厥成致完致美邑人聳嘖歎所未覩每朔望從僚佐引儒彥談經訂史坐堂上既乃人賦詩一躬校工拙厲其不逮以爲常聘禮碩師增弟子員復其身最其業時與揖讓降升飲食談詠人艷其榮焉及是校官趙炫者儒李士俊等合辭來謁文刻石惟夫子身雖素王而賢於堯舜位雖大夫而師表百王雖不有天下而以萬世爲主秦滅棄以覆漢表章以興聖何心焉其教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有民人社稷者斷斷乎斯其的也已惟賈侯不鄙夷其民陶以豈弟動以禮樂均賦役也制役必緣稅制稅必緣畝護善良也坐疆梁讎殺者盡殺不恕躬化理也訟庭自清竭誠感也甘澤屢降斯可云形愛人之實矣是邑

故產英碩最其尤者唐鍾紹京宋李先之輩蔚爲名臣騰耀史冊罔辱聖門今茲濟濟祁祁不尚有繼先哲者乎邑長貳大興廟學茂育菁莪如是厥效必將表著方來是皆在所宜頌頌曰有文斯廟表茲平川鄒魯是承洙泗是源有倬其道坦坦平平率履以達階之聖垣淪囂沒溷孰清以汰復古之規侯功是賴抑抑賈侯民懷其愛母爾師爾靡厭靡怠聖門之役羣歡輩趨材良工哲巧殫力輸巍巍煌煌素王之居泮水樂只奚斯頌諸袞裳劒履瑤琚玉藻不愆以式其風肆好八埏流虹垂光講堂孝友張仲來降文昌文翁漢代栖筠唐室邁勛旂常興學殊蹟有美平川章甫深衣時節春秋蚤夜競持聖訓丕融侯德不替刻石廟庭欽于世世

延真觀紫微閣碑記

梁潛

泰和之西有岡曰黃茆岡之上舊爲白鶴觀宋太宗改洞虛英宗始賜名曰延真環觀東西爲七堂其東北曰仁靜之堂今道士趙希老蕭奉吾因其地度爲紫微寶閣以祀北斗九皇之神按天文志紫微即紫宮也北極最尊在紫宮中曰太一居其南曰太微在太微北者北斗也北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以轄九州而以雍屬璇冀屬樞兗青屬璣徐揚屬權荆屬衡梁屬開陽豫屬搖光至于十于十二支辰亦皆有所分屬以爲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而道家又有謂尊帝二星者通號九皇晝夜運建與天同行故曰斗爲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海分陰分陽及夫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一繫於斗蓋凡星者體生於地精成于天列



居錯峙各有攸司故斗之功用神化有不可掩者如此於乎九州之氓茫乎如埃塵蟣蝨然而謂其命莅於斗之次彼豈知之哉況動作非道以速戾於其身妄祈非分以僭干於常度沈迷膠固終有不可釋者由是而修真行道之士憫之而為之祈祥請命幹移災咎又以其所生之辰亦莅於斗加精意而禱之夫豈徒然哉蓋以為是足以啓其遷善改過之端也至希老之為閣又取象於太一紫宮敬恭而奉承之者亦至矣而民尤或懵然不知所以為遷善改過者其速戾於躬豈不尤重乎哉閣高幾丈廣若干深若干經始於永樂某年月日其落成則某年月日也奉吾與希老捐已資命徒某往南市美材遂成此閣而能始終相其成者長道會彭公海雲提典觀事蕭公惟中也予既為著其事以記之復系以詩曰

黃茆之岡神光離離紫閣凌霄上瞰虛危貝戶天開金桷霞飛仰瞻太一尊居巍巍太微四門大道逶迤九重獨運七政迭施三台四輔後先道隨幹旋萬化平分四時嗟哉生民彼昏罔知茫茫九土孰統轄之福善禍淫孰參其機巧訛構煽孰察其微權衡默運節度潛移賞之罰之為民命司絳節丹幢仙童玉姬颯然戾止百靈衛持牖彼僻愚釋其繆迷陰翊皇度與道同歸皇道巍巍皇風清夷於萬斯年降此蕃釐

臨江東嶽行祠碑

張徹

五嶽于天地間最高神最靈前代有國土者以其能興雲雨利民物崇極以帝號皇明洪武初虛其號而不用各以神禮之所以妥其靈也臨郡城西南五里舊有東嶽行祠通祀五嶽而東嶽無專位歲久雨壞神無寧居民祭不供水旱無節

洪熙乙巳永嘉葉侯尹賢奉聖天子明命來判是郡始至進  
禮祠下瞻顧咨嗟越明年爲宣德丙午夏四月不雨民畝秧  
且老判掌郡事大爲民憂適郡守朱侯得歸自京判與首謁  
行祠禱曰神閱我民以雨我其新是祠守曰無易言判曰責  
在我明日復謁禱如故忽元雲四起甘雨如注農怍于野官  
慶于庭守曰無食言判曰諾是歲終判有事於朝慮言之失  
減路費命父老掌之欲以成初志守與貳守吳侯復初曰祠  
以答神惠吾與若等宜新之於是清江縣官吏耆老皆相與  
樂助之自歲之丁未八月始事至明年戊申十月息工祠成  
中事東岳神及其侍衛舊之五岳祠于後以棲之作兩廊凡  
左司右司二十四案皆以神次之神各有像門屋之設爐瓶  
之具亦各極其整備工匠以力助執役者無告勞百廢皆新

觀者駭目四方朝仰者日衆有水旱疾疫禱無不靈咸曰是  
祠之新由葉侯以始太守諸賢侯以成巍然煥然功宜歸于  
大府大府不有以爲天相神助非人力也侯以書示徹曰願  
有文於石以傳不朽徹以郡侯於神民能各盡其敬乃爲篆  
其事俾刻之并係以詞使工祝歌以侑其祭詞曰神毓秀兮  
泰山與天地終始兮日月循環享廟食于茲土兮綿越百祀  
捷靈響於桴鼓兮昭著兩間皇皇兮既降乘白雲兮往還侯  
之祠神兮答以佳惠神之報侯兮祿以崇班佑我民兮以繁  
祉豐我嘉穀兮驅我厲鬼我民報祀兮又自今始後之來者  
兮無廢成美

王山仙壇磚室碑

王直

王山在泰和東南七十里蔚然高大蓋一邑之望也其始名

義山晉華陰王子瑤修道于此其後仙去因改名王山唐貞觀中長安匡智慕子瑤之道乃棄官與其姪偕來隱山中誦習修煉久之亦仙去自是常有顯異山傍近之人凡禱水旱疾疫求嗣子者皆嚮往焉然壇在山頂自下而升可二十里有事壇上者多獲風雲雷雨之應人無所庇依往往病之而莫知爲功者桃源蕭德通奇士也亦求嗣於神乃獨計曰是壇既有飄揚震凌之患惟磚室可以久乃自山下煉磚而傭工轉置山上度爲屋一間深一丈廣八尺而高如之凡用磚若干用人之力若干而後成于是凡有禱祈者可以從容就事矣古者山林川澤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皆曰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而欲子者則祀高禩以求焉禮也今茲山崇高廣大瑰傑倣詭且有三仙人靈變不測其能出雲爲

風雨以利澤萬物也固宜而又能錫人以祚胤如此豈非尤神異也哉然則德通之惓惓于神而神之有以答其求也審矣因其屬爲記而系以詩使歌以祀焉詩曰奕奕王山邑之望兮匪山獨靈仙所相兮仙壇峨峨逼昊蒼兮風雨雲雷山之常兮我室新城利禱禳兮維靈顧之聿來康兮虹旃霧幢紛揚揚兮或騎麒麟翳鳳凰兮享于克誠降福祥兮煦其靈氣煥景光兮惠澤汪洋爲豐穰兮永錫祚胤嗣續昌兮如坻如京我困倉兮芝蘭玉樹久彌芳兮神之錫予阜而臧兮我民瞻仰永弗忘兮配乎天地奠此邦兮於千萬祀保靈長兮

李文忠公祠碑

周叙

有元之季青陽余公闕守安慶孤城與賊力戰百餘屹然爲江淮保障者幾七年糧盡援絕死之妻子偏裨皆不屈相從

以死當時江州李公黼守上流預料時危修城訓兵爲備禦  
計賊不能逾匡廬彭蠡以窺江右者黼之功也卒之力盡不  
支先余公城破死之嗚呼悲夫余嘗謂唐之亂也賊起于朔  
方顏杲卿奮義河北張巡許遠力守睢陽皆先後相繼死賊  
而唐遂以中興元之亂也賊起于南方李之江州余之安慶  
與顏張甚相似其死也不能救元之亡何哉于此足以見其  
君臣政治得失紀綱振靡不但其國家之德澤淺深足徵而  
已蓋唐雖明皇晚年耄荒而代以肅宗有郭子儀李光弼諸  
臣爲之輔紀綱賞罰尤秩然可仰元順帝在位荒淫日久百  
度廢弛當時羣臣靡然相師號令不明賞罰不嚴淪溺敗壞  
不可救藥雖有二君子之烈不能救其亡也此其所由異歟  
余嘗過安慶知青陽事甚悉獨江州每嘆未嘗一至茲奉命  
往使衡湘獲經二郡徘徊于大江層城之間英風壯節凜然  
可想乃爲詞一章以弔之嗟夫使元紀綱稍振則公之死豈  
徒然哉詞曰凝遙睇兮江州屹層城兮上流弔英魂兮何在  
慨元政兮不修政不修兮佚遊偉郡侯兮良籌訓兵兮繕甲  
擁猛士兮貔貅羣兇張兮援絕天不祚兮奚尤臨大節兮不  
奪凜勁氣兮橫秋峙匡廬兮峩峩渺九江兮悠悠君令名兮  
同永增余心兮煩憂

東平王廟碑

何喬新

廣昌之東園有祠曰東平王廟者宋咸淳中縣令朱汝賢所  
立以祀唐忠臣張睢陽也按史王諱巡舉進士累官真源令  
祿山之亂起兵討賊與賊將令狐潮尹子奇等大小四百餘  
戰屢挫賊鋒後以孤城援絕力不敵以身死之當是時逆氛

起河朔蹂躪河華兵旣蔓延幾徧天下而王以區區睢陽扼其衝賊死咋終不敢越而南江淮之間晏然不識兵革者王之功也王之將死也西向再拜曰臣生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道家者流遂謂王受命上帝爲瘟部帥察民善惡而賞罰焉其說窈冥蓋不可究然江淮之民慕王之忠烈且信道流之說故所在立廟水旱癘疫必禱焉其應如響東園之祠其一也永樂甲申廟圯于水正統庚申邑民始修復之時先公爲刑部侍郎記之甚詳歲久滋敝天順八年冬十一月予從兄本堅弟喬福暨耆民吳大成居士揭仲雍大覺寺僧道霖等始合衆力而新之中爲正殿後爲寢室前爲飲福之亭越明年夏六月廟成簷楹翬騫金碧絢麗榱桷嚴整劔佩葳蕤耆稚聳觀以爲有廟以來未覩茲盛道霖因子弟

喬年求紀其成績夫王之忠烈無以贊爲矣論者或謂王生鄧州死節睢陽其平生足跡未嘗履江南廟而祀之恐非先王制祀之意是不然宇宙間屈伸變化不可測度者神也神之所以然者氣也得其氣之剛大靈著者則爲偉人發爲忠義之業炳然巍然不幸而死其精爽耿耿者不爲異物漸盡復爲明神無所不之君蒿悽愴隨所在而著見焉若王是已廟食于茲夫何疑哉初王著神南土號封累加其曰東平威烈昭濟顯慶靈佑王者宋景定元年十一月所封也乃作歌遺之使邦人歌以祀王庶幾飈游來格降福于民焉其歌曰桂醕湛兮瑤觴簫鼓鉤兮中堂靈連蜷兮未來渺予思兮睢之陽靈之來兮旗纛繽紛駕赤虬兮驂蒼麟霽雲先驅兮殿以萬春歆我烝嘗兮穆且欣嗟天寶兮多屯胡騎闕兮闕河

昏長蛇在闕兮龍在野悵孰埽兮妖氛靈哀憤兮援戈起彎  
鳥號兮射妖豕北風競兮西日蒼涼力既竭兮繼之以死身  
雖死兮精爽不亡陟降帝庭兮藥陰陽察民善惡兮降殃祥  
龍岡之下兮盱之澣松筠蕭慘兮綠陰承宇朝出游兮暮來  
歸越千歲兮母遠茲土屏蝨賊兮驅癘鬼錫我百福兮壽且  
祉靈之降福兮不那我民報祀兮終古無已

重修廣昌廟學碑

皇帝嗣統改元之三年夏四月同知建昌府事麻城蕭侯允  
恭行部至廣昌爰詣學宮祇謁先聖先師顧宋桷摧朽圖繪  
黯昧慨然太息謂廣昌名邑耆俊多此出焉而廟學不修殆  
非我國家崇聖道育俊材之意吾為郡佐與有責焉敢不以  
修飭為已任乃告大守三山謝公仲仁用圖改作議既克合

侯首捐俸金四百八十銖為倡於是縣令莆陽葉君茂高丞  
晉陽李君拳暨學之師生縣之義民祇若侯意或輸之財或  
助之役奔走承序以後為羞乃僦良匠市美材斲石為礎埏  
埴為瓴煉蜃為灰筮日奏功始事于大成殿黼坐朱几廟貌  
孔嚴旁及兩廡拓而大之自羣弟子以及從事諸儒圖像惟  
肖前為正門列以畫戟外為三門上應櫺星又作先賢祠以  
祀鄉之先正至于齋舍庖庾之屬欹側者正之侈剝者修之  
丹雘漫漶者飾之侯進來莅縣躬自督勸眾驩趨之不煩執  
扑經始於是歲夏六月越明年戊子春三月始考成焉殿廡  
靚深門闡宏麗多士聚觀以為它邑所未有也侯帥令佐師  
儒舍菜于新宮告成事焉教諭桐廬邵君忠訓導英山段君  
備湖南王君渙暨學之諸生謂侯嘉惠此邦聿新廟學不可

無辭以敷休聞相與伐石置廡下而屬喬新書之喬新竊惟  
 魯僖公作頹宮史克頌焉吳仲庶新潭學王臨川歌之今蕭  
 侯修學養士之勤殆無異於魯公潭守所建立而聲歌不作  
 非缺典歟迺具書其成績于碑而系之以詩以昭示于來世  
 其詩曰盱水之曲奕奕新宮孰經孰營蕭侯之功於維蕭侯  
 民之父母蘇枯齟強惠澤孔厚華轡彭彭戾于我邦念茲庫  
 陋顧瞻徬徨迺究迺圖迺戒工徒迺卜迺諏爰茲墜塗有伉  
 維門有翬維殿丹楹藻稅罔讐彝憲我材孔良我役惟時閱  
 歲乃成匪亟匪遲新宮告成祀事孔明毛牲斯鬻黍稷惟馨  
 侯升講堂衿佩濟濟或誦或絃亦文亦史侯曰勗哉敬明迺  
 德厥德靡修我心有感諸生拜手侯訓惟休勉焉祇服敢遺  
 侯羞麗牲有碑方趺圓首侯之嘉聞百世不朽

新城學碑

新城為縣肇自宋紹興八年割南城之東境置縣治于黎川  
 鎮後四年乃置學于縣之巽隅繇宋歷元以及皇朝學宮敞  
 而載新者屢矣弘治壬子冬十月金壇段侯敏以進士出宰  
 茲邑祇謁先聖周覽廟堂兩廡齋舍暨門棟宇欵傾粉繪摧  
 剝慨然欲新之顧歲方艱民方病未暇有作越二年歲豐民  
 樂政舉化流迺謀於縣丞黎君某主簿祝君某及里居之賢  
 者曰縣令民之師帥兼治教之責焉今學宮頽圯若是殆無  
 以養士而淑民盍思所以新之乎丞簿皆曰是誠不可後也  
 方圖興事邑之富而好禮者胥告語曰吾侯此舉將以納吾  
 民于禮義之域吾曹衣食幸有餘盍助侯成之乎於是義民  
 涂汝謙建櫺星門砌泮池耆民朱時寧贊學前通衢俾行者

無汙渫之患里民楊高塑先聖像改造龕座鄧廷璋陶甃甃  
戟門暨兩廡前陰陽訓術涂汝校建鄉賢祠它若講堂露臺  
從祀羣賢之像庖廩之房藏書之庫師儒之廨諸生肄業之  
齋則侯與丞簿二君節縮冗費規畫羨財以成之工善材良  
並手偕作始事於某年月日迄工于某年月日既成像設孔  
嚴規制宏麗它邑學宮未能或之先也侯卜日用少牢于文  
廟告成事焉教諭葉君鳳靈等相謂曰昔魯侯作泮宮詩人  
頌焉文翁興學于蜀漢史美之今段侯修理學宮而寮佐協  
贊邑之耆彥亦丕應以相其成是不可無紀也乃具其事屬  
蒙陰丞涂達請予書之予素知段侯廉惠明果凡有興作民  
不勞而事集而達又予族甥也乃詳書其事而系以詩曰黎  
川之隩學宮渠渠孰作新之惟邑大夫於維大夫莅茲百里

永惟治本敦學為始迺咨迺詢迺計徒庸爰新學宮以牖民  
衷自堂祖門自殿祖廡修廣質文罔浮于度長衢如砥高門  
有伉泮水汪汪蘋藻其芳侯曰髦士其聽予言修學匪艱懋  
學惟艱士曰勗哉是訓是履敢有怠荒貽侯之恥日峯蒼蒼  
黎水湯湯侯之德音百世有光

新城縣令陳君政績碑

劉定之

江西建昌新城縣令陳君員韜以正統辛酉歲去任至今成  
化丙戌二十有六年矣新城仕于朝者潘順傅顯來告曰新  
城人相與伐木運甃構亭立石以待當代君子書君政績垂  
久遠敢具錄以請予固嘗知君者但未悉其在新城之詳今  
既得之其宜書焉先時新城多黠吏為民害君至任黜退之  
代以謹愿者邑庠東舊祀李泰伯呂南公諸賢久而祠圯君



發公帑益以已俸復建之春秋丁祭後率博士弟子奠獻廢僧寺田七十餘畝棄不耕君請以給貧民無田者邑民爲王府校尉物故輒徵其家丁代役君請勿代止終其身英宗皆從之版籍舊多詭匿貧富無所考役以不均君綜核清詳自是兼并無幸免寡弱以息肩遠年流徙復業者五十餘家負郭良田濱大溪歲被水患課民築堤種榆柳以固之夏蔭彌望秋熟頻仍迄今賴之治訟明決民莫敢欺鄰境民亦間以其屈抑求直君早年學詩於翰林檢討陳先生璠登宣德庚戌第及在新城以詩誨庠諸生朔望升堂講說聽者傾服政學之餘時延耆儒秀彥訪問所缺遺否則靜坐焚香鳴琴賦詩以自適蓋在新城僅逾三載去新城來永新予永新人也是時已官于京鄉人來言君政嚴奸民猾胥重足屏息曩時

蠶蝕問井間者今挾貲浮舸南遊湖湘北泛江淮平人稱快予心善君所爲未數月君以知者薦來同考壬戌會試既出院遂簡爲御史由此新城永新兩邑皆以君不得久於其位爲歎君爲予言員韜在永新儻久亦當和平如新城爾以初至不容不厲繩矩以除舊弊惜去之速不克寬以濟猛也君在一時民牧中真爲可稱者歟君澍之臨海人卒官福建布政使其子選傳君經業禮部會試第一人繼君爲御史按治江西至永新少時從君宦游處也其縣丞胡舊亦嘗爲御史贓汙狼籍冀選涵貸之選卒罷其官無所貸而禮貌之如前輩論者多君澤民宜其後效法焉可也故予爲新城之人懷君惠者并記之豈獨以慰其人之思也哉新城之學而仕者其亦有可矜式於君者矣抑世之有民社責任而於其在位

時已見惡于其民甚者羣咻而去之觀新城民人之於君又可以自愧而知夫民之本厚必有所不得已而後薄也孟子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又何尤焉

### 思賢阡碑

吾邑劉楚公沆薨時宋仁宗御篆其墓碑曰思賢之碑故墓前阡曰思賢阡墓下之鄉公子孫世居之曰思賢鄉鄉統於區曰思賢區里統于鄉曰遺直里取仁宗輓詩此日悲遺直之語皆著君恩也若賈昌朝墓碑御篆曰大儒元老因之改其鄉名曰大儒里名曰元老當時崇待輔相大率類此今公思賢碑刻已缺仆而區鄉之名思賢里之名遺直皆爲旁近區鄉里奪去以爲名至于公墓所在子孫所居之區鄉里乃復別冒他名惟思賢阡三字筆勢竒偉大書深刻于石碑不

知何時徙龍腹渡溪濱山麓鑿崖石爲趺而植之增刻五小字曰孝子段永立蓋徙置之者段永也去公墓所踰半舍矣予屢過而問之旁無段墓亦無段脣其零落已久欲復公墓道蓋無難邑之有勢位者與吾同志能爲助贊一一復之豈非忠厚之風乎

### 劉忠愍公祀典碑

鄒守益

兩谿劉公以侍講疏天下十事首勤聖學以正君德終修武備以防外患上悅之下羣臣議會權璫王振怒其侵已嗾奸黨馬順誣以事下獄公厲聲憤罵竟支解其體天下大夫志悲公之忠噤無敢言者會稽布衣成器爲文哭于龍山名曰祭忠臺土木之變朝廷族振家而羣臣竟擊順于廷其黨咸棄市始贈公翰林學士謚忠愍遣守臣諭祭于家復祀于吉

安忠節祠位次文忠烈下而公之子鈺及鉞市地邑治之北以創專祠當道好德者顏其祠曰旌忠坊曰大忠而曾孫績彙次名公羣作若李忠文之銘于肅愍彭惠安之贊薛文清莊定山之文章恭毅羅一峯之挽李文達之錄名曰忠愍事蹟而緬登諸梓於是公之忠颯颯然矣元孫祚猶以祀典未舉于褒崇弗備也偕郡邑諸生呈于中丞汪公元錫柱史沈公越檄邑尹李君一瀚議于春秋丁祭市羊豕香燭縣官率儒學師生致祭祠下責令守祠人劉文權等籍田以修祠會新尹潘君璵至與司教張君天叙阮君相鮑君濤肅然協舉祀典命諸生弘淵弘溫以徵記于益益也嘗聞幽明之故矣出於集義則至大至剛浩然常存軋磨日月噓吸陰陽磊磊落落如龍變而鳳翥命之曰昭明昭明故其神不亡出於不

義則人非鬼責氣繭魄奪將蝸縮而蝟伏命之曰淫昏淫昏故其鬼不神古先聖哲緝熙敬止雍雍肅肅亦臨亦保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其次則忠臣義士精采赫奕震盪發天符合地貞熹蒿愴愴如將見之故曰仍羽人於丹丘與泰初而爲隣其在睢陽效忠天寶厲鬼殺賊若持左券豈繫氣數適合其昭明使然也跡忠愍公之素履凜凜以古人自期睦于家孚于鄉誘迪于後進啓沃于經筵清介于蜀府先見于麓川所謂集義養氣要非一死以爲烈者故馬順之子怒罵奸逆逆黨褫魄緇素祈免視睢陽尤烜著而百餘年來縉紳大夫士曰道德曰氣節曰行誼曰文章合辭愛慕若哀其父兄親戚而道出祠下罔不瞻戀歔歔慨然有神遊八極之想屈子所謂超無

爲而隣泰初其果僑誕不經也耶或曰伯有之厲非淫昏乎而亦赫奕如彼曰是奚足怪也安史亂而睢陽殞有元盛而文山囚王馬橫而忠愍裂其禍至於夷夏易位邪正倒置皆伯有之赫也陰晦鬱結羣魑晝舞杲日一升百怪辟易公之昭明磅礴與睢陽文山俎豆百世而淫昏羣奸蕩爲埃風凡百君子鑒往燭來可以思齊可以自省可以慨然得師矣昔韓昌黎於甄氏父子事以濟之節不屈祿山而逢能刻身以標白其先俱行應史法以勸善若忠愍公所遭視濟尤憮而參政鈇當馬順之誅手刃其心以復父讐憲使鉞誓不與權奸同朝權奸誅始仕而參議績及邑尹絢惓惓表揚忠蹟徹天下耳目至于思州祚力舉祀典老而不勌視逢復奕葉有光焉於法皆率聯得書以爲世濟其美者勸

李忠文公祠碑

古之君子毅然自任以天下萬世之重故制行宰物以理義爲準繩舉利害毀譽死生不足以回撓之然後德成名立赫赫乎揭日月而震風霆也後之君子急近功謀小利貶損其身以徇一時之好若春禽夏卉非不快視聽也而泯漸乘之矣甚者或爲封豕豺狼以犯不韙之的嗟乎均是人也耳目鼻口孰非天地之妙合而父母之遺哉而善惡之相懸遂至此極也有志於自愛者可不慎所立乎吾吉安以忠義名天下自歐陽文忠公以至于信國文公皆所謂任綱常之重而浩然於天地間者入明朝以來忠文李公慨然以古人自期涉艱履險九死不悔而精忠義概貫鬼神而孚蠻貊昔長孺責難於漢廷廣平正色於思勗亢宗遺愛於太學疏氏辭榮

於少傅舉萃於公之一身巋然俎豆于數君子之間天下無異辭嗚呼可謂一代之人豪矣於是忠愍劉公以直諫死其職鄉社舉以配公有耿光焉老成凋落俗尚頽圯扶植風教者恒思章典刑以隄其決正德乙亥某與王君世文言於于尹桂視忠愍故事專祠公於城隍之右而未果後六年辛巳庠生王世俊請于唐柱史龍屬俞尹夔鳩工程事始克成之駿奔有楚神明如在而彼淫昏之鬼覘公之堂懼伏階下將含悲而不瞑矣然則及其齒髮之尚存而不思惕然自奮以肖天形而無忝所生顧甘於草木豺狼而莫之恤其亦凜乎可哀哉迺爲迎享送神之辭以貽公之曾孫朝聘公而俯聽之其尚有以相我邦人乎辭曰新宮兮殖殖邊豆兮有秩笙鼓喧兮東方暉公之來兮如雲白靈衛兮金甲屯懷故邦兮神欣欣兮故邦招忠愍兮翱翔夕吸梅礮兮朝餐東陽神之惠兮穰穰挽天河兮洗下方誅夷螟螣兮長養鸞鳳千秋報祀兮思無疆

瀧岡書院祠碑

瀧岡書院祠爲大理丞鄒公瑾而作也公當靖難之師及同邑監察御史魏公冕死于位一時若天台方公孝孺臨江練公子寧廬陵曾公鳳韶分宜黃公子澄凜凜然有叩馬采薇之風仁宗昭皇帝曰方孝儒等皆是忠臣大哉王言與師尚父義士之稱炳炳千古羣臣祇若德意罔敢差池諸公咸俎豆鄉賢或書院以專祠之正德壬申某歸侍易齋大夫疾三年而疾小間大夫命之曰永豐吾宗國也寺丞御史之烈其可以後羣公迺奉命以請于邑之士皆訢訢相告庠生裴康

陳本劉斌陳竒李觀可劉希昭蕭旦合辭以呈郡守伍君文定督學政田君汝耕協議避之亟下縣立二公木主於鄉賢大夫復命曰寺丞公吾同譜也其率族屬祀之使從兄守泰入牒于郡郡丞朱君袞分守陳君洪謨巡按李君潤符縣以入官故址曰東義倉空地爲之曰公之精爽其尚樂故土乎族之長光緝率子姓元化垂璫等建堂於中前爲鄒氏大節祠外爲瀧岡書院繚之以周垣歲以祭鄉賢之明日潔牲俎而行事市碑廡下使國寧來徵文以告來者嗚呼人莫貴於自立莫大於忠孝忠孝不失以善其身則雖流離顛沛刀鋸鼎鑊而天下後世猶哀慕而章顯之矧於同姓若蔑德棄義負國而辱親則雖尊榮炫赫秉鈞胙土而子孫且羞以爲祖矧於天下後世乎繫之詞以誠吾宗詞曰昊天生民燦有正命維忠維孝以若恒性禍福無端貞脆有定章其淑慝是爲殃慶百爾君子盍以爲鏡孰無此身奈何弗敬

西江志卷第一百五十一

西江志卷一百五十一

公與百兩者子盡以爲難其無其長也

其忠錄者以爲難其無其長也

不與德棄義





